



第八屆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20/21



新亞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簡介

自二〇一三年成立的「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旨在鼓勵新亞同學了解書院的使命及精神，獲得全人發展，成為一個了解當代社會並具領導才能的年青人。由於全體新亞學生都能申請此項計劃，且學系不限，故計劃一直吸引不同學系背景的優秀同學申請。獲選同學將獲安排參與本地或內地／台灣歷史考察活動、溝通及表達技巧培訓、文史哲藝術工作坊及各類書院活動，亦有機會擔任書院大型活動司儀及參與書院會議，作為書院對外對內的溝通橋樑等。完成計劃及表現良好的同學，將獲冠以「新亞青年學人」名銜、獲頒發證書及獎學金以示鼓勵。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20/21

本年度的青年學人計劃在新冠疫情影響下進行，一切殊不容易，部分活動需要改為網上舉行，甚至取消。幸得各位義務導師細心體察和通力合作，於同學之知識和修養多有指導，本年度計劃的大部分活動仍能順利舉行，讓學人有機會進行參觀考察，研究多個課題，開拓眼界。



第八屆新亞青年學人 - 中國書法分享會



第八屆新亞青年學人 -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參加者名單

姓名

學系

陳燊豫 (Terence)

能源與環境工程學

陳芷盈 (Maggie)

歷史

周卓彥 (Gordon)

歷史

馮小文 (Alina)

保險、金融與精算學

黃杰靈 (Venus)

中國語言及文學

林禔熹 (Jasmine)

中國語言及文學

梁瑋珊 (Isis)

新聞與傳播學

李欣庭 (Tracy)

社會學

吳焯楠 (Daniel)

歷史

余宝玟 (Martina)

中國語言及文學

第八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第八屆青年學人計劃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2020年9月18日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主持：黃浩潮校董
2020年10月23日 	中國哲學分享會 主持：吳啟超博士 
2020年11月6日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一）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主題：張紉詩詩詞 
2020年11月20日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二）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主題：書籍《中國的一日》及《中大的一日》
2021年1月22日 	許暉林教授讀書會（一） 主題：明代短篇小說〈閒雲庵阮三償冤債〉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2021年1月29日 	許暉林教授讀書會（二） 主題：晚清章回小說《老殘遊記》
2021年2月5日	中國書法分享會 主持：徐沛之博士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2021年2月20及27日；
3月6日

社交禮儀工作坊

主持：王海清校友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2021年2月26日及3月5日

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

主持：何文匯教授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2021年3月19日

國畫工作坊

主持：徐沛之博士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2021年4月3日

墳場導賞

領隊：丁新豹教授、朱嘉濠副院長
地點：跑馬地「香港墳場」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目錄

活動感想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2-4
中國哲學分享會	5-10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一）	11-14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二）	15-20
許暉林教授讀書會（一）	21-26
許暉林教授讀書會（二）	27-31
中國書法分享會	32-36
社交禮儀工作坊	37-39
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	40-44
國畫工作坊	45-53
墳場導賞	54-62

全年計劃回顧及感言

陳燦豫	64-65
陳芷盈	66-67
周卓彥	68-69
馮小文	70
黃杰靈	71-72
林熾熹	73
梁瑋珊	74
李欣庭	75-76
吳焯楠	77-78
余宝玟	79-80

活動感想

中國歷史研究方法工作坊

日期：2020年9月18日

主持：黃浩潮校董

zoom

黃浩潮校董是農圃道時代的大師兄，歷史系畢業的他師從錢穆先生弟子，後來成為著名史學家的嚴耕望先生。他先後在兩所中學任教，其後加入教育局負責課程發展工作。黃校董擔任學人計劃義務導師多年，還經常出席計劃活動，實在很感謝他每次都願意忙中撥冗參與和支持。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20/21

2



院書亞新

在中國歷史研究工作坊中，黃浩潮校董提到，中國歷史是一門訊息管理學科。近年經常聽到一句勸告：現代科技發達，網絡資訊過多，要小心篩選，辨別真偽。其實，這句勸告應用在歷史研究中亦無不可。歷史資料猶如汪洋大海，然而，原始史料未必客觀，學者觀點可能偏頗，如何應用這些資料而不被誤導，實在是一門學問。網絡訊息有真有假，匿名功能更令分辨訊息真偽難上加難；同理，史料亦可能偽造，錯用偽造的歷史資料可能貽笑大方。網絡訊息數量龐大，其價值有高有低；歷史資料同樣數量龐大，研究時需要仔細比較，以選取最有價值、最有代表性的史料作論述。

黃校董亦參考嚴耕望先生在《治史經驗談》一書中的見解，說明進行歷史研究的步驟及注意事項。作為一個三年級歷史系學生，工作坊提到的方法早已在歷史課堂中學過，但在工作坊中再次聽到，又有一番新見解。最初學習這些研究方法是在一年級的課堂上，當時初接觸歷史研究，未有實際經驗，故只是將所有研究步驟和注意事項記入腦海，但是並未產生認同或質疑。直到現在，擁有兩年歷史研究及撰寫論文的經驗，再看黃校董和嚴先生的見解，才開始產生共鳴。工作坊教授的內容是歷史研究最基本的原則，同時亦是最重要的一環，尤

其是博通和考證。不夠博通，則見解容易有疏漏；考證不詳，甚至可能導致文實不符，實為歷史研究的大忌也。

最後，黃校董示範了如何考證史料。我認為考證是個有趣的過程，就如偵探遊戲一般，不要輕信眼前所見一切，尋找一切線索，以找出真相。黃校董以李鴻章先生來港的一幀照片作示範：有內地學者認為該照片攝於1900年7月九廣鐵路華段開幕禮，然而開幕禮其實於1911年舉行，李鴻章卻早於1901年去世，故此推斷相片事實上與開幕禮無關。正當我以為「真相」已被揭開，黃校董又提出另一點不合理之處，照片中的唐紹儀先生在5月被調任山東巡撫，駱克爵士於2月至9月期間在英國休假，不可能於7月出現在香港。結合李鴻章先生曾到港的時間，照片應攝於1900年1月。這個示範讓我真切感受到考證的有趣之處，環環相扣的線索令考證過程跌宕起伏，這就是歷史研究的其中一重魅力。



第一次的學人活動，因為疫情的關係，由以往的考察團分享會變為中國歷史研究工作坊，黃浩潮校董與我們分享了嚴耕望先生的《治史經驗談》。由於我主修歷史緣故，對相關題材比較熟悉，而且因曾就讀香港教育大學，搜集資料時知道黃校董對於香港國史教育的貢獻，故事前已非常興奮。

我們參讀了書目中有關研究歷史原則性的基本方法。題中有三，要專精，也要博通，我認為這很好的體現於新亞由以往到現在的教育，以往舊時代，不論修讀工管還是文學，也需要上通史課。不論科目種類，總需要對歷史文化有相當認識，才能在生活上實踐文化的內涵。嚴先生說念歷史更需要博通於不同的知識，因為歷史牽涉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若非有相當博通，就不可能專而能精，我對此非常贊同。我認為，讀書不應看單一種類及學者，不同的學科雖對同一件事有着不同的演繹，但旁通這些不同學科而來的概念，定必對個人思維有裨益，同時在看待某概念時亦會對解釋這個社會有着新的向度，帶來更廣闊的見解。

第二的是，斷代概念，不應將時間限制得太短促。嚴先生在文中提及，他為求更加了解唐史，所以便一字

不漏的念完宋史。有時候一個新社會的制度由舊制度演變而成，例如唐代節度使的制度，與魏晉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一樣，名稱的不同當然值得深究，但若只研究唐代而不研究前朝，或因史料不足而感到疲倦，甚至一些說法有出入時難以處理，需要故意去找這些不同；如及早了解更多的資源，找出兩個不同時間的同一點比較分析，就能夠節省時間，同時可在枝節間找出制度產生的緣由，或可再次找到值得研究的項目呢？

第三，集中心力與時間作面的研究，不要作獨立點的研究。若要研究，倒不如在選擇研究的過程中，思考一些比較大且博通的項目，例如要研究經濟史就以兩個朝代比較，不宜研究古代政府史的問題，同時又研究近代經濟史金本位的演變，因為這些不連貫的做法難以搜集資料，而且割裂開來地做學術，成效也不明顯。

這些研究歷史的方法讓我找回修讀歷史的本心，有時候自己雖然對其他社會科學略有研究，但當撰寫文章的時候仍會有散亂之感，不知道該看甚麼、該研究甚麼，甚至如何取材。但是，若定好题目的發展，以及該讀甚麼、寫甚麼，透過自己平常甚麼也看的習慣，假以時日，或許我也能夠寫出更理想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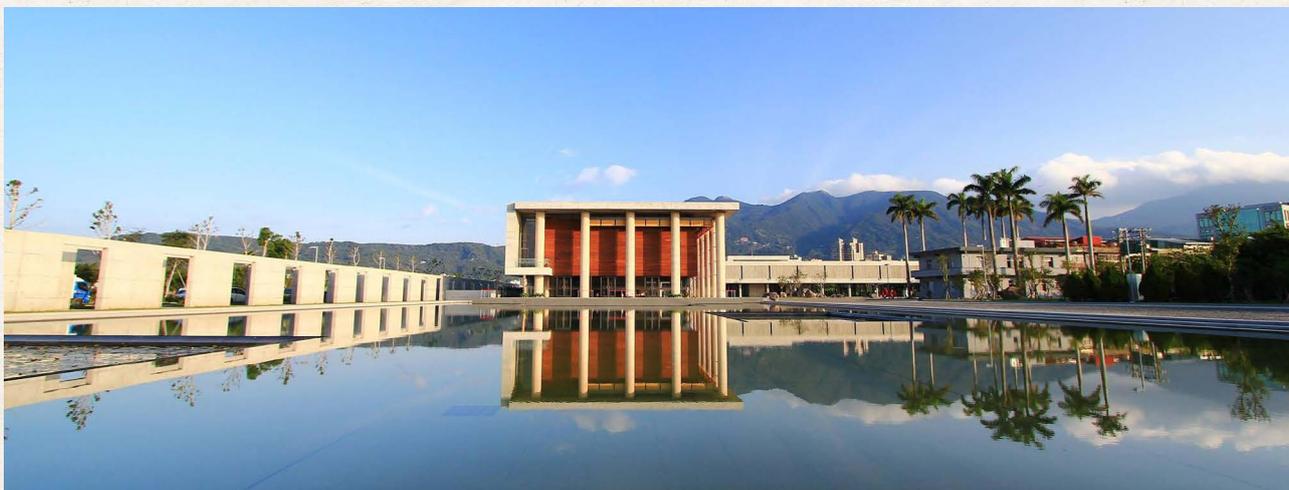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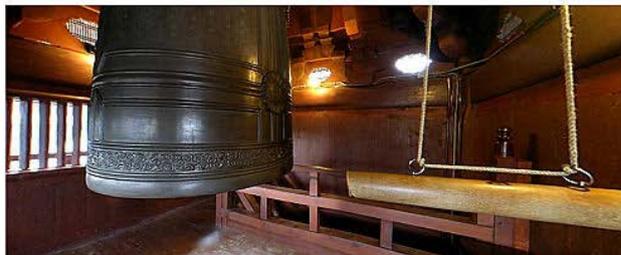
中國哲學分享會

日期：2020年10月23日

主持：吳啟超博士

zoom

吳啟超博士曾任教於中大哲學系，多年來為計劃學員講授一節中國哲學分享。為了讓同學易於理解和激發學生思考，吳博士以生動有趣的風格，今年他以佛像為題，向同學介紹中國哲學在佛教和佛像中的體現。



航空

很興奮，今次終於來到吳啟超博士的哲學分享會！猶記得初見吳博士，就是在香港電台《五夜講場——哲學有偈傾》的節目裏，吳博士溫文儒雅而不失風趣的言談，把我這純理科生都吸引過來，漸漸，我更萌生起對中國哲學的興趣。

今年因疫情緣故，大家都困在香港，未能遊埠。與佛有緣，今天吳博士和我們以互聯網穿梭港日台，探訪各地佛寺，仰望不同佛像，與我們一起乘搭「學人航空」，坐雲看風。

我們的航班，從日本開始；吳博士的賞佛航班，由佛教的藝術表現開始。第一尊是於公元七世紀百濟國贈日本的百濟觀音，側面欣賞這纖瘦的九頭身觀音像，好不美麗。日本的佛寺環境清幽，恬靜舒暢，看佛像時總有種身心平靜之感，是多重感官享受。

第二站，我們到達台灣農禪寺，寺內有一池，別有一番意思。此池名為「水月池」，令人聯想到水月觀音。水中月，無實體，性空；眼見水中月，其實只是現象層面的存在，眼識所感知的現象；水中月是空的，我等所見之現象更是空的，今天可以月盈，十四日後可以月虧，明天有

雲更可以無月，所見之相都是依因待緣而映照出來的，一切現象，難有定時，緣起緣滅，只能噢嘆「業力不可思議」。

最後，我們回到香港——這個屬於我們的地方。吳博士分享到，志蓮淨苑內的大佛像雙眼很大，當下仰望着，感到自己特別渺小，沒甚麼了不起，但無任何自卑、想放棄的念頭，反而泛起絲絲感動。也許，這就是宗教感吧。此際，我腦海後退了百輪的斗轉星移，閃爍起一片星海。對，吳博士的這種感受，豈不是當初我鍾情天文的悸動？眼前浩瀚的宇宙，有數之不盡的星星，遠處有肉眼可見的恆星，再遠處有要望遠鏡輔助才可見的星團星雲，更遠處有不可望亦不可即的黑洞，一層比一層遠，一層比一層大！而我，只是穹蒼下的一顆星塵，根本輕不着地，又何必沉迷於甚麼「我我我」的「我執」？

這次「學人航空」坐定下來便暢遊了南北西東，就此告一段落。但，一切皆空，無始無終，若真的能掌握「空」，心無罣礙，自能坐雲乘風，肆意航「空」！

在中國哲學分享會中，吳啟超博士選擇以佛教為題，跟同學論中國佛教的特點等內容。我一向對哲學思想興趣不大，本以為要硬着頭皮聽完整個分享會，想不到吳博士並非一味講解佛教思想，反而從佛像及佛寺等較為「平易近人」的內容着手，令我們對佛教的認識更為多元化。

吳博士向我們推薦了一尊他非常喜歡的佛像——收藏於日本京都法隆寺的百濟觀音像。乍看之下，觀音像沒有特別之處，但吳博士告訴我們，一般而言，佛像只供正面觀賞，不需亦不會讓參觀者觀看側面及背面，故製作佛像的時候只需要製作正面，從側面看佛像就如紙片一般，只有薄薄一層。然而，這尊百濟觀音像則非如此，其擁有一具完整的身體，側面按照正常的人體構造，有婀娜的線條，背部亦非平面，可供參觀者三百六十度觀賞。

吳博士亦介紹了數座富有特色的佛寺，分別是韓國的吉祥寺、香港的心經簡林，以及台灣的農禪寺水月道場。其中，吉祥寺的特別之處與另外兩座佛寺不大相同，其前身是煙花之地，後來卻改建為佛寺；寺內的一尊觀音石像亦有其特別之處，因為雕刻這尊石像的人本來專職雕刻聖母瑪利亞像，故這尊觀音體現了佛教和基督宗教的融和。心經簡林和農禪寺水月道場的特色體現在其設計上，心經簡

林矗立着許多木柱，每條木柱上都以書法字體刻寫着一句《心經》經文，走畢全程就能閱畢《心經》；農禪寺水月道場則在牆壁上花心思，以《心經》、《金剛經》經文鏤空於牆上，夕陽西下之時，光線會將經文投射在大殿的地上。對於我這種對佛教經文本來不感興趣的人而言，心經簡林及農禪寺水月道場的設計的確更能吸引我閱讀經文。上述寺廟實在匠心獨運，各有巧妙。



提起哲學，港台節目《哲學有偈傾》可謂是我哲學知識的啟蒙，同時也是我認識吳啟超博士的契機。猶記得當時聽到他和陶國璋博士一起分享對於佛學的看法，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佛學的同時，也令我想通了許多人生道理。這次的分享會剛好又以佛學為主題，雖然礙於疫情不能在現實中見面暢談，但我仍然從吳博士的分享中學到了許多新觀點。

提起佛學，最先想到的自然是「空」這一概念，吳博士和我們分享了他對於「空」的看法——「空」並非指「空無」或「空白」，而是一種生命乃至宇宙一切事物的「狀態」。它是萬物最底層的狀態，即有如水中之月般可望不可及，並非實體或現象層面的存在，而依賴於諸多因緣條件形成變化——這便是佛學希望世人認知的「實相」。或許會有人覺得這樣的看法過於悲觀，但吳博士解釋到事物的「空」性意味着不確定，反而為一切事物都給予更多可能性；而對於世人而言，修養的終點並非僅僅認清實相，而是在此之後仍能秉持「依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灑脫心境，活在當下。

此外，在整場分享會中，吳博士和我們分享了許多他所喜愛的佛教藝術，以及簡介了不同風格佛像的演變過

程。和吳博士一樣，我也偏愛魏晉南北朝風格的佛像較為瘦削的身形，富有稜角的衣褶，清秀細長的眉眼與線條，溫和而不失莊嚴。然而，既然佛亦為「空」，佛像的形象也是流動的——它其實與其他因素相互影響，相互結合。在吳博士所展示的照片當中，有一張引起了我的注意——相中是一尊佛像，也是一尊聖母像，它描繪的是一個正在哺乳的女子，低垂的眉眼和悲憫的神情，卻與佛無異。這尊佛像展現了文化多元性的面向，同時引發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何相比之下，在中國的宗教藝術中，女性（尤其哺乳的女性）鮮有出現？也許，藝術源自生活（哲學則是生活思考的面向之一），但同時也回歸於生活（因而回歸於哲學），能促使我們深思一些埋藏於生活中的問題。

作為全年計劃的首幾場分享會，這項必定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活動之一。當初參加新亞學人計劃的時候，雖然我對中國文化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在藝術方面，但我個人對哲學，尤其是中國哲學的認識和興趣都比較少，但後來我發現自己實在是太己人憂天了。

吳啟超博士是位學識淵博的老師，但有別於我的預期，吳博士在講解時靈活生動，一點也不覺沉悶。出乎我意料之外，比起艱深的哲學理論，吳博士選擇了透過藝術去講解比較簡單易明的佛學理論，更以佛教藝術的轉變去了解佛學對於歷史和文化的影響。整個過程中，比起純教學的工作坊，更像朋友之間的輕鬆對話。除了讓我認識到佛學的哲理和影響，更了解到吳博士對佛教藝術的深造，以至其他學人對藝術的喜好。這場分享會絕對超乎我的預期，亦加深了我對佛教藝術的喜愛和對佛教哲學的認識。



不捨，不捨

曾為哲學系學生的我，早已領略過吳啟超博士輕鬆風趣、娓娓道來的講演特色。而在此次哲學分享會上，吳博士一改以往，不談其熟悉的儒家哲學，而是以佛教為題，帶領我們從中探索中國文化的特徵，及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如何開出「不捨世間」的精神。

起初吳博士問起大家對佛教的印象，雖然不少學人都對佛教理論有基本認識，但整體仍覺得原始佛教的理想與現實生活有較大落差。有趣的是，吳博士並未從哲學義理，而是從佛教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作引子，帶我們認識佛教。吳博士分享，在志蓮淨苑一次與佛像的對視，是其第一次產生宗教式感動的經驗，這也開始了其对佛像的興趣。吳博士描述道，巨大、沈默的佛像與其對視的瞬間，其感到作為人之渺小，卻仍未被這佛像所捨棄，而佛像與參觀者的互動所觸發的感受，正是一種救贖的精神。

此外，佛像這一藝術表達形式也是佛教所獨有的，吳博士如數家珍似的介紹他喜愛的佛像，無論是日本法隆寺的百濟觀音、子育觀音或是敦煌莫高窟中留下的南北朝時期的壁畫等等，多元的藝術表現形式正展示

佛教的開放性與親和性。

說到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背景，不得不提鳩摩羅什的譯經活動，其藉此正式在中國介紹了般若學，發揮「緣起性空」這一大乘共法。另外，其翻譯《佛經》時力求在大眾間普及，並非將準確性放在首位，例如我們耳熟能詳的《金剛經》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就省略了原文的兩個例子，卻翻譯得朗朗上口，易於傳播，亦是為了向世人廣傳佛法，以助脫離苦境，體現佛教在中國所發展出的一種對世人的救贖精神。因此，大乘佛教不僅發揮「緣起性空」的原則，還推演到佛陀關注的生命現象之外的世間萬物中，可見其對眾生的不捨。此後，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大乘佛教精神的融合，使得本就重視現世的中國文化中生發出佛教的救贖精神。文化共融所綻放的新生機，讓我們不只期盼輪迴，而是努力將今生變成樂土。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一）

日期：2020年11月6日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主題：張紉詩詩詞



第八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11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分·方

第一次在雲起軒之聚會，我們與樊善標教授渡過，他與我們講詩人、談文學、悼愛情，輕鬆又情深地享受了一個念詩的中午。

見是次活動為讀書會，我有莫名的緊張。在閱讀文本的時候，我正在準備工程科目的測驗，為一個個平方寸的空間撰寫屬於它們的故事，《分寸感之迷戀》都被我看成《「方寸」感之迷戀》，但挺有趣的是，有了書，我總在這方寸的閱讀角落裏，找到些難得的知音，迷戀着、漫遊着這方寸裏的每一個世界。而今次，我要感謝樊教授讓我能迷戀多一個世界——詩人張紉詩的世界。

談起這位詩人，樊教授便說道今天將帶我們走進一個新世界。對的，她是個特別的人。她是一個現代人，但寫近體詩；她曾被老師批評她畫的牡丹未達水平，卻成為了畫牡丹的名家。她是否叛逆？不，她卻是十分有分寸，用文本的內容來表達，就是她不會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只讓她生存的社會；反而是改變世界，令世界剛好足以讓她生活，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這恰如其分，就是她的分寸感吧！

張紉詩，原名張宜，在華鬢之年仍能與富商蔡念因

談一場情深意切的戀愛，簡直羨煞旁人。「斯樓因人而宜」，為他們居所稱作「宜樓」的原因；宜的是樓，宜的是人，宜的也是「宜」（張宜）。為所愛的人建一棟樓，細水長流，只是聽到，就已經百般暖意湧上心頭。他們在長洲有座宜亭，閒時可供寫寫詩、看看海。在這方寸之地，平平淡淡，簡簡單單，簡直是我心之所向，身之所往的畫面。

對於一個中文門外漢來說，今課就是我第一課認真上的文學課。近體詩的規律嚴格，對仗、平仄、意境等等支撐着詩，空隙裏填滿文字，創造世界；方程式表達的關係真確，在加減乘除間支撐着定律，空隙裏填滿數字，創造自然。兩者都是理解世界的方法，只是一個是屬於人類的語言，另一個是屬於自然界的語言，兩者和平共處，各自生輝，也算是一種分寸吧。

分寸未曾亂，方寸再迷戀。也許，這就是詩人散發着的芬芳吧！

在第一次讀書會中，樊善標教授選擇討論一位上世紀的女詩人張紉詩女士。張紉詩生於1912年，正處於文學革命蓬勃發展之時。當時，知識分子提倡改革文學，舊體詩被摒棄，新詩成為主流。在這樣的環境下，竟然有一位詩人依然堅持創作舊體詩，實在令人驚歎。樊教授在〈分寸感之再迷戀〉一文中提到，當時文人不屑以文學為「高興時的遊戲」、「失意時的消遣」，故視唱酬為次等，但張紉詩有不少酬答的詩作，再一次令人驚歎。

張紉詩的個性固然令人欽佩，她與丈夫蔡念因的愛情亦令人動容。印象中，二人相遇之時已屆不惑之年，但蔡念因對張紉詩的迷戀、二人憑詩寄意的情趣，在我眼中，仍舊十分浪漫。張紉詩曾撰〈曉望同念因〉一詩，其中有一句：「到此亦知人事否，太分明處即癡呆。」我不敢妄論張紉詩撰此句的意思為何，到底是表明做人處世不應事事計較，還是對她與蔡念因之間的關係作出評價。有趣的是，蔡念因其後寄贈一詩予張紉詩，當中「相逢似晚仍非晚，願學寧癡漫笑癡」一句似在呼應張氏詩作之「癡」，面對張紉詩，蔡念因自認情「癡」，還望張紉詩不要嘲笑他的一片「癡」情。另外，跟蔡念因「相逢似晚仍非晚」的似乎是詩，但二人相遇的年紀亦算是「似晚仍非晚」，結合此背景，此

「詩」亦可以作佳人之「詩」，甚至張紉詩的名字即有「詩」字。這種以詩含蓄傳情的方式，實在令人難以忘懷。

張紉詩和蔡念因相守時間不長，婚後不足十年，張紉詩就因病辭世。不過，即使在她離世以後，蔡念因依然對她思念不已。因為她生前一言長洲該有一個亭子供人憩息，便特意修築一亭，以張紉詩的別字「宜」命名，邀請張紉詩生前好友題詠，並在宜亭掛上幾幀張紉詩的照片。蔡念因又將張紉詩的詩作結集出版，移民美國後再有一幢「宜樓」，處處可見他對張紉詩的愛意。即使在張紉詩死後十年，仍能在報章上看到蔡念因為悼念亡妻而舉行的追思雅會，蔡念因對張紉詩用情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作為一個喜愛古典文學的人，實是感謝樊善標教授向我們介紹了張紉詩這位作家，畢竟單憑「紉詩」這個十分「舊詩」的名字已令我痛感相見恨晚；若取縫紉之意，詩人編織文字、紉字成詩的意象便脫穎而出，若假借「紉秋蘭以為佩」的典故，又仿若穿針引線於字句之間，系索成詩，溫潤如玉。

果真詩如其人，翻閱樊教授珍藏的詩集，不一會便能找出幾聯「奇句」。尤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紅葉迴風力已微，老鴉伸頸啄斜暉」，摘取平常字詞將一角蕭瑟秋景精確地勾勒成畫，卻又以「啄」字畫龍點睛，帶出一片生趣，再三細讀，又覺景色幾乎是信手拈來，不禁嘖嘖稱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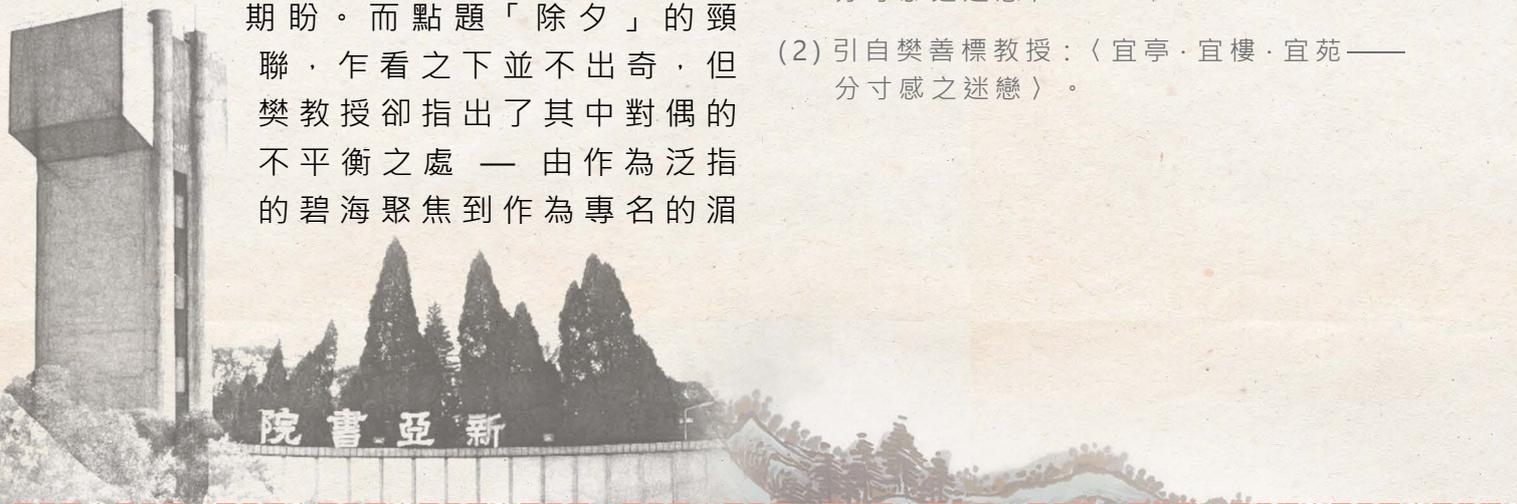
樊教授對〈宜樓除夕〉一詩的解讀，讓我更切身體會到張紉詩其人其詩的魅力。頷聯奇妙的句法銜接着幾重意象，維持着對仗工整的同時，又由此傳遞出作者微妙而含蓄的心境——人生如夢，本是悲情的感慨，卻因「隨分」摻入一點恬淡；「無多心繭」雖表露出略帶疲倦的孤高之情，卻伴着「為誰抽」而生出幾分相知的期盼。而點題「除夕」的頸聯，乍看之下並不出奇，但樊教授卻指出了其中對偶的不平衡之處——由作為泛指的碧海聚焦到作為專名的涓

河，「似乎把時光流逝的抽象概念猝然顯影在身邊眼前」¹。此詩初讀時已感其中用詞出乎意料，而經過樊教授詮釋後，更理解了張紉詩對舊詩格律那令人驚嘆的掌控——對仗是詩的規則，亦是詩的束縛，而她卻將其運用得出神入化，就連「違背」都如此恰到好處。

然而，在參加完讀書會後，始終覺得比起「恰到好處」，樊教授所提出的「分寸感」或許是對這份魅力更為精確的闡述。「分寸感」非僅僅就詩作而言，亦須反映在詩人身上，有了人的往來交流才有所謂「分寸」。作詩既為抒情，也為酬答，它的溫潤和分寸源自人之間的回應與餽贈。而正如張紉詩的別名「宜」，其詩藉着把現實修訂為更恰當、更適宜的存在，²給人（包括她自己）以撫慰、開解、暗示，因而凋零中見生趣，悲戚中見恬淡，疲倦中見盼望，自如而不自封，輕盈而不輕浮，得體而不矜持，無怪乎如此撼動人心。

(1) 引自樊善標教授：〈宜亭·宜樓·宜苑——分寸感之迷戀〉。

(2) 引自樊善標教授：〈宜亭·宜樓·宜苑——分寸感之迷戀〉。



樊善標教授讀書會（二）

日期：2020年11月20日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主題：書籍《中國的一日》及《中大的一日》



反思此刻

樊善標教授之名字常見於《新亞生活》月刊中，但與樊教授親身對話，尚是首次體會，感激樊教授在疫情嚴峻的環境下抽空出席。

本次讀書會討論《中國的一日》及《中大的一日》，前者由茅盾等作家效仿《世界的一日》，以全中國為範圍徵文，由多篇記錄1936年5月21日當天中國不同地區之文章合輯而成；後者則受前者所啟發，由當年中大人描繪1983年4月8日當天的中大，悉數投稿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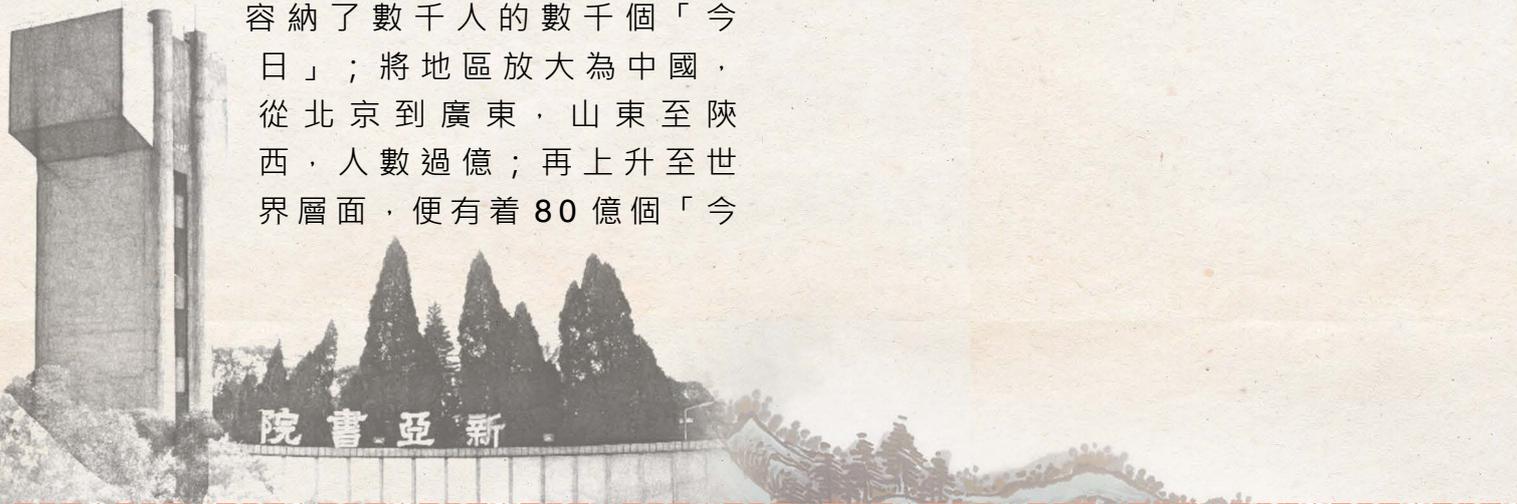
兩書皆由多篇零碎的文章結集而成，反映出複雜而有趣的世界。香港一片彈丸之地，中大更只屬沙田一隅，卻在一天之中有着無數個不一樣的瞬間。工作、上課、課業、閱讀、用膳、娛樂，休息；本部、崇基、新亞、聯合。不同人、不同事、不同地點，所有人都在馬料水有着相異的同一天。不異的日子、相同的大學，卻有數之不盡的人在經歷那只屬於他而無法複製的1983年4月8日。

24小時，百餘公頃面積，這時空容納了數千人的數千個「今日」；將地區放大為中國，從北京到廣東，山東至陝西，人數過億；再上升至世界層面，便有着80億個「今

日」。每個人的「今日」都是獨一無二的，在中大範圍是如此，放眼世界亦然。讀書會的兩本書中，不少文章所書寫的並非甚麼大日子或活動，對撰文者而言，僅僅是平凡的一天，記下的是日常，但讀起來卻不覺沉悶。

所謂「日常」，世人多感其一成不變，甚為沒趣，但若能從中找出意義，那種體會相信屬生活之奧妙。書中有人僅因每日皆會打的招呼而思考；參與一個研討會而觸動到自身對中大的情懷。每個人都有着不一樣的「今日」，人人所體驗的「今日」必然獨特於他人，而且一去不復返，儘管是「日常」，亦可從中找出價值。

兩本書的徵文為思考日常提供了誘因，數年前樊教授等人所編的《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亦再次徵文。但即使沒有徵文活動，若有餘暇亦不妨多觀察、思考日常，尋找其隱藏的意義，畢竟每個人的每一刻都無可替代，背後總有其閃耀之處。



起初收到閱讀材料的時候，我對於這兩本書以「……的一日」命名已覺得很特別，在樊善標教授的分析中更得知原來還有一系列相似的書，名為《上海的一日》和《香港的一日》等等。看似各人寫各事，可能沒甚麼連貫性，或者只是筆者當天的所見所聞所感，但在樊教授的仔細解讀下，給我帶來了一條新的思路，這些書本不僅僅是讓我們後來者知道那時那地發生了甚麼，也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當時的現況，這點比起只閱讀名家史書，更能全方位的給我們塑造出一個栩栩如生的時代背景。

書的重點不在於作者的文筆如何，而在於過程，這樣才能真實的反映當時的情況，也能直接地勾起集體回憶，目的是為了呈現出多元化這一特點，包括有多元身分的投稿人及其多元生活，內容上正面和反面，回顧與展望兼而有之。讀書會中，我們主要討論了《中大的一日》，它也是受上述提到的中國、上海、香港的一日啟發，選定了2013年3月21日（四）這一天為背景，作者包含了教職員、學生和校友，另為了收集校園內不同的聲音也邀請了學校工友如保安進行訪問。有別於《中國的一日》時間定在了1936年，《上海的一日》是在1937年，《香港的一日》兩次徵文分別選了在1940和1948年，由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影響，文章都有十足

的民族和政治氣息，例如1940年香港正處於抗日時期，《中大的一日》富有生活化的感覺，雖然2013年的我尚未入學，但現在也可以從校友的文字中找到共鳴，也有機會從不同的視角看中大，這或許才是最真實的中大吧！



在讀書會中，樊教授分享茅盾先生在抗戰時期發起「中國的一日」徵文，以文字見證歷史，三十多年前，中大學生受此啟發，步武前賢公開徵稿，編成《中大的一日》。在中大的生活中，雖每個學院的傳統精神似乎都已有公論，但每一個人的具體領受與沉浸生活卻是獨一無二的。故此，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邀請了校園裏外人物，包括學生、教師、書院職員、舊生，甚至有些工友未必善於辭令，也透過採訪的方式，讓校園中不同的持份者道出自己的中大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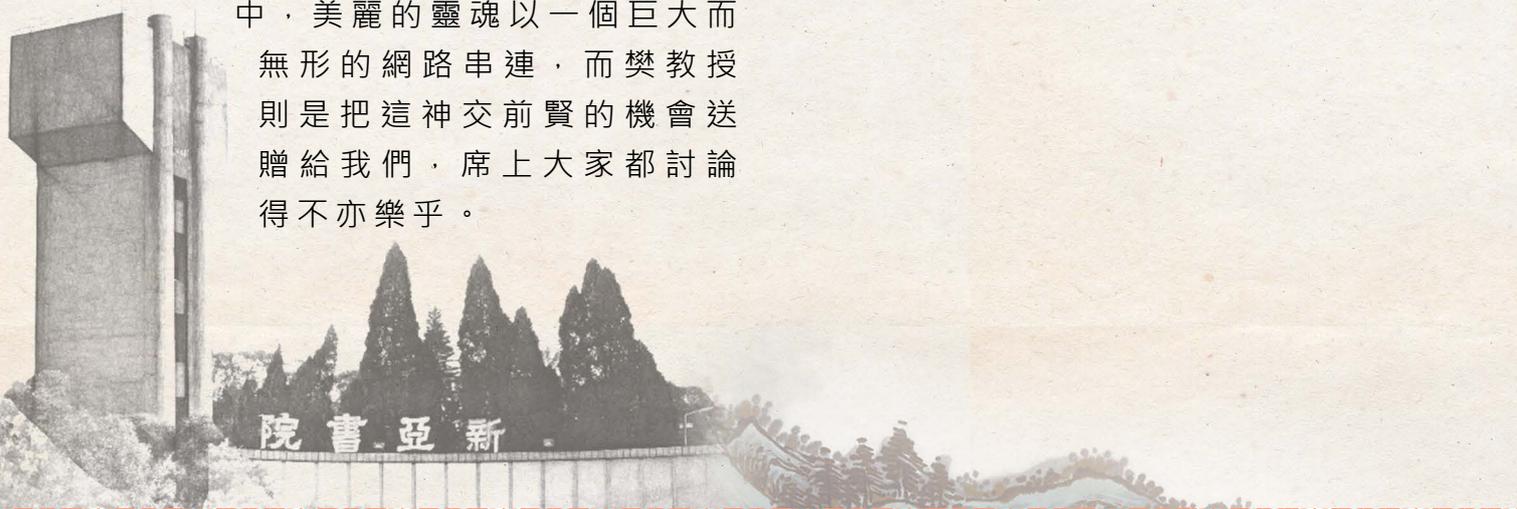
樊教授選出的幾篇文章饒富趣味，讓我們看到中大生活的多樣性，比如有本科生寫暗戀女生的兩三事、時任沈祖堯校長細數繁忙而愉快的日程、退休職員重回中大漫步，在樹影下的喃喃絮語等，每一篇都彷彿在重塑我們在校園中擦身而過的模糊臉孔，又彷彿把某個時段的、某個空間的自己寫進書頁間。

用千言萬語來側面紀錄中大的歷史總是有趣的，常言道：散文就是從作者美妙的目光中看世界。在這徵集中，美麗的靈魂以一個巨大而無形的網路串連，而樊教授則是把這神交前賢的機會送贈給我們，席上大家都討論得不亦樂乎。

在新亞書院生活四年，住宿三年，我一直算不上校園的活躍份子，即便性格外向，但偶爾在參與大型活動時亦會感到不自在。還記得大一的時侯，常常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拼命融入大夥的生活，後來圈子闊了，遇上很多過着與主流同學截然不同的生活但又享受「做自己」的人，心情才豁然開朗。

我與其他新亞人一樣對書院有種難以言喻的歸屬感，這種經驗是內在的，是個人的。

「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這是我本科生修業的最後一年，求學在階段性上告一段落，但作人才剛剛開始，千人千面，只求日後諾守校規，好好做人，好好做事。



《中國的一日》乃是在抗戰期間，在全個中國內的讀書人間投稿而成的一本書，目的是希望在歷史上見證中華民族在列強給予的苦難中，如何在別人蹂躪下發展自己的生活。然而，《中大的一日》亦可以放在大時代背景下看待，徵文於1983年，當時的人們或許對米字旗小島的發展何去何從，感到無助和困惑，就如現在深層次回歸祖國的香港一樣，年輕人或許都對未來感到迷惘。這卻是最好的時機，讓大家思考一下怎樣的生活是我們希望擁有的。

進大學的時候，有師姐跟我說：一百個大學生有一百種生活方式，不用一定跟着其他同學的步伐來走，總之感覺自己正在走的路是開心的、興奮的，便足夠了，但若然發現愈走愈不快之時，便要處理一下當中的問題了。誠然，無論在甚麼大是大非的時候，我們也要面對不同的生活需要，學生或要處理學業上的煩惱、教師也要為學生的學業及就業操心，更甚者又要為保住教席而擔憂。

「一天之中，有喜樂，有哀愁，有幻滅。眾生有情，便難免悲愁喜樂，無論為悲為喜，都因這是生活中真實的一頁而值得珍重吧。」在生活中，我們無法將所有事情都視作理所當然，例如總不能說自己努力準時選科，但電腦系統剛好讓你選不到，便是世界對自己不公，事情總不是如同

自己所想的進行，但在生活中找出自己喜愛的東西，便是苦中作樂。若每天都因政治爭拗紛亂而失落，那麼看着一杯水半空的時候也會可惜其半空，很快喝完；但只要認為某些事情盡力了還是未能解決，需要繼續努力的話，那麼看着一杯水半空的時候，也只會想到找些水來注滿。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情總不可能盡如人意，但是盡可能在有限的空間裏找出作樂的方法，一天在世，總有機會感覺到繼續生活帶來的趣味。



每當變幻時

此次讀書會的主題圍繞着兩部文集《中國的一日》及《中大的一日》。樊善標教授分享到其參與主編的《中大的一日》之徵稿動機，是三十年前我校學生效仿茅盾在抗戰前夕發起「中國的一日」主題徵文，從而編成《中大的一日》，嘗試喚起中大人藉書寫反思生活、反映時代的熱誠。而此刻我們重溫過去的生活軌跡，亦別有一番感觸。

每位學人都獲分配《中大的一日》中的一篇文章閱讀並暢談所感。我所讀的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丘庭傑博士的作品，講述當時其作為一名本科二年級學生的日常學業生活。當讀到作者腹誹「早八堂」來者寥寥時，我不禁懷念一年前的面授課堂。經歷了近年的社會事件、疫情，像這樣稀鬆平常的校園生活顯得格外珍貴。同為中大中文系二年級的本科生，在這一年裏，我未能穿梭於中大的道路、課室，鮮少在熙攘的食堂中吃午飯，但不變的是，我也一樣常常在日復一日的線上授課裏感到百無聊賴。看來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在平凡抑或是不凡的日子裏，「輕不着地」的存在經驗仍是多數人的生活常態。

紀錄、重溫這些不斷在

歷史裏重複的事件或經驗又有何意義呢？二戰浩劫後，法國哲學家沙特對遭受納粹鐵蹄蹂躪的歐洲大地上的人們聲稱：「人類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出於無神論存在主義的觀點，沙特強調人類是孤立的，能賦予自我價值的存在。而作為存在主體的人類要如何實現自我價值？去做令你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存在（being）活着的事情。

疫情期間我學會烹調不少新菜式，每當我煮完某道料理時，總能感受到獨立地完成了一件事的喜悅。這其實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細節，但都是我個人歷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在兩本文集所見到許多鮮活的生存樣態，在相同的、不同的時間、空間裏還有無數人在這些平凡日子裏不為人知的喜怒哀樂，正如歌中唱到：「每當變幻時，一半樂事，一半讓人流淚」。

這次閱讀經歷提醒我，發掘在不同的時空中，讓自己感受到「活着」的可能性。因為無論在多麼風雨飄搖的日子裏，每一個歷史行動者的步履仍在繼續，這座城市的歷史也仍在繼續。

許暉林教授讀書會（一）

日期：2021年1月22日

zoom

主題：明代短篇小說〈閒雲庵阮三償冤債〉及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第八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21

〈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清平山堂話本·戒指兒記》

「早些畢了兒女之債」

輪迴報應

前世注定 v.s. 錯誤的判斷

怎麼理解小說敘述觀點的矛盾？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情的價值

提起中國傳統下的愛情，往往離不開父母作主，門當戶對等概念，馮夢龍的兩篇文章卻描繪出截然不同的情韻，感激許暉林教授於疫情下為我們作講解。

愛情故事，聞者多以為浪漫非常，馮夢龍的故事，浪漫之餘，又似乎帶點商業影子。阮三與玉蘭，初段中僅是一對限於門第之別而暗暗相戀的可憐人，殊不知這段情竟是因前世玉蘭乃名妓之故而不得入阮三門的情債而成，甚至連二人的第一次會面，從互相暗戀昇華至互表情意，也需依賴金銀買通尼姑以製造機會，最終阮三亦在見面後逝去。杜十娘的愛情路，則是另一個坎坷，難得尋到相好，卻苦於妓女身分與李甲家世之差距而難以贖身；終於贖身，李甲又被花言巧語蒙蔽，棄杜十娘換來千金歸。

兩個故事，都免不了悲劇收場，皆受到身分與欠償所局限。家世異同限制相愛，縱使借助金錢之力繞過部分難關，始終走不到美好結局。馮夢龍似在對着故有束縛咆哮，顯現出對門第觀念的憤恨與悲鳴。故事中金錢的意義，亦值得深思。人與情的價值，故事中卻要以金錢作為單位，阮三賄賂尼姑的銀子，杜十娘贖身的

費用，李甲以杜十娘換得千金，要成就一段姻緣需要金錢，但同時一段姻緣又隨時被金錢所粉碎。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無理地被掌控、玩弄於家世、金錢之間，甚至連前生今世間的緣份，也是建基於虧欠與償還的關係。我想起梅艷芳的《心債》一曲，「原來今生心債，償還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難估計」。不論愛情、友情，抑或親情，假若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充斥着需以千世償還的債，飽含家世或利益的計算，將人心視作帳目，感情當成生意，此情又豈可能長久真誠？故事中的兩對戀人並非不相愛，但卻在癡情中混入太多雜念，注定演成一齣悲劇。敢於解開背景與利益的限制，以誠待人，我相信應是任何一段感情的最基本前提。

讀書會主要討論了明代小說中資本爆炸對士階層的影響，商人漸漸變成了文人的知音，也掌握了原本只屬於文人的知音話語，而商人精於算計、謹慎地趨吉避凶的特點也被融入了小說當中，主角阮三就是由於過於小心謹慎而死，展現出即使精於算計，也躲不過輪迴報應。印象最深刻的是許暉林教授除了為我們補充了當時的商業文化背景，也指出了世俗化的佛教因果概念就有很強烈的商業氣息，因為這一世的福是上世做的好事，而功過格與記帳有異曲同工之處。這樣看來，小說裏的商業邏輯跟輪迴報應沒有衝突，值得一提的是男、女主角用作定情的戒指，戒指的交換流轉是「愛情」，得到了兩枚戒指是「獲利」，女方在阮三去世後生了個兒子就是「利息」。這是讀書會給我帶來的新方向。

另一篇關於杜十娘的小說也反映了商人在才子佳人的故事中是反派角色，而這商人才是杜十娘的知音，而非她原以為的男主角，因為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大商人常常資助文人，也形成了「向文化流動」。

這場讀書會給我帶來新的解讀思路，在許教授的分享前，我不會將這兩篇小說與當代的商業文化掛勾，這點增添了小說的層次感，對於知音的轉變可能也是編書人想表達的想法吧。雖然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

雷特，但大家一起討論分享會更有助於解讀文本，這是我很嚮往的讀書會。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中的商人與文人

本節讀書會，中文系的許暉林教授為學員們講授他的研究專長——明清小說。許教授開篇自大處說起，介紹了明代中後期經濟富裕、商業發展、社會階層流動與交融的新局面。隨着資本爆炸、造紙技術發展，民間商業出版物開始出現和盛行；而同時，人口增長、科舉錄取率降低，不少未上榜者轉而學商，加之朝廷賣官鬻爵以補虧空，大批商人通過財力靠近文人把持的權力鏈條，也常常扮演文人的贊助者以累積「文化資本」——士商的利益結合引來傳統文人身分的焦慮。

許教授進而帶我們從「商業」的視角和「商人」、「文人」的身分糾葛析讀馮夢龍〈喻世明言·閒雲菴阮三償冤債〉和〈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兩個短篇。

〈閒雲菴〉中，小說的情節發展乃至天道想象皆注有「功利計算」色彩，其本質正是商業邏輯，許教授稱為更古時「愚行小說」和「才子佳人小說」之嫁接。「愚行」的基本邏輯是寫人的愚蠢行徑導致悲劇後果以帶出道德教訓，而主角常常是商人或手工業人。敘事的一個常見標誌是，每每寫到「愚行」時，會旁記說

書人所作的寓言和警告，表現情節關頭（以達到目的為導向）的心理計算過程，暗示此刻抉擇是功利計算的結果。然而細想，遵規守矩、小心謹慎就能避免前世報應了嗎？又或許，機關算盡仍然逃不過輪迴報應，導致慘劇的並非人的疏忽，反而是處處小心謹慎，每一個選擇都為結局埋下了伏筆。

而〈杜十娘〉一篇則生動描繪了一個「英雄」範式的轉移。窮書生李甲聽信太學生、鹽商子弟孫富的巧言，決意拋棄他花大氣力湊錢從青樓贖出的杜十娘，從孫處換得盤纏回鄉對父兄有個交代。但其實故事的轉折從杜十娘的歌聲即有預兆。她唱的是《拜月亭·小桃紅》「成親團圓」一齣，寄寓經歷坎坷後對二人終得以雙飛、美好前程的展望。而一曲罷了，小說卻幾無筆墨描寫李甲的反應，給人的感覺是他並不能體貼呼應杜十娘的心意。相反，小說着重描寫孫富對歌聲的注意、對歌者身分的敏銳推斷（「必非良家」）和讚嘆傾慕之情。此細節構成對古典小說「知音」傳統的反諷，暗示「英雄」的範式已經從義勇好漢轉變為通熟人情、善弄機心的商人，傳統的「才子佳人」顯得無力，完全為通曉風雅的商人弄於股掌。

中國傳統男權地位與女性自覺的故事

杜十娘以妓院為生活場所，使故事不單只是兩情相悅，因「從良」亦要面臨各種難題。因雙方接觸是以一個以金錢交易的方式，使當中兩人愛情的發展，被質疑難以「真誠」。當男方背信負心時，也無處可訴。此外，因社會道德倫理及禮法不容，如《明會要》：「凡官吏娶樂人為妻妾者，杖六十，並離異；若官員子孫娶者，罰亦如之。」杜十娘隱瞞私蓄，只為了測試李甲是否負心漢，對她的情感是否真誠。孫富以千金銀兩從李甲手上「買」杜十娘，而李甲為求避免受鄉愿的提醒，最後也答應了。這些男人怕被世人目光所不容，但其實這些手法，在現今社會不也是常見嗎？

杜十娘最終的控訴：「妾櫝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這樣是悲哀的，因為顯示出中國傳統父權社會的問題。儘管杜十娘風塵七年，為求挑選一真命天子願意接她出院，攜同百寶箱希望與之共渡一生，卻感到人情的冷漠。當十娘取鑰開鎖，將那一層層的翠羽明璫、玉簫金管、古金紫玉悉數投江之時，她悲憤的情緒也不斷上推，一片片剝除了心中對李甲最後的保留，縱使痛罵孫富破人婚姻，也無法挽回李甲負心，且顯露出中國古代男性權威的一面。

我們對於婚姻的想像，多是男主

外女主內，但這是一定嗎？假若男的為求金錢利益，又或是別人的閒言閒語，便要求女性必定要做某些事情，在現代社會當然不得世人所容，但仍不可忘記，明代已經開始有女性自強、寧死不屈的故事，是一個受到壓迫而又不甘心屈服的婦女形象。在當時而言，杜十娘的做法或許是個特例，畢竟數十年前仍然有很多女性為求家庭而啞忍，盲從丈夫的說法做事，但幸好現代社會不算常見，更多女性經歷教育後願意作出改變，這是時代的進步的體現。



明清小說的新視域

是次讀書會的講者是中文系的許暉林教授，主題圍繞着許教授的研究興趣明清小說來進行。其以明中後期的社會背景作為引入，闡述當時的小說如何反映一種其時從事小說創作的士人階層的身分焦慮，通過展示文學與社會史之間的互動，為學人們展開了明清小說的新視域。

我們所讀的兩篇短篇小說〈閒雲庵阮三償冤債〉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均出自當時炙手可熱的小說家馮夢龍的「三言」。而其小說主要是通過改寫和編輯舊有作品，從而出版、獲利。可見，當時編書、出版工作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生產手段。

許教授指出〈杜十娘怒沈百寶箱〉中如何通過角色的社會階層設置與人物邏輯，反映商人向士人階層流動的社會現象，令我印象深刻。文中的太學生李甲與煙花女子杜十娘的感情最後不敵孫富的錢財引誘，看似唏噓，實則早已有所預示。首先，文中重構了「知音」的概念，以家財萬貫的孫富對杜十娘的欣賞，對比為財出賣十娘的太學生李甲，其中社會階層與人物言行的對立，反映一種傳統存在於文人語境中的「知音」的調轉；商人原本作為才子佳人故事中的反

派，此時卻取代了太學生成為能欣賞十娘的主體，側面表達文人身分認同危機，即作為「知音」的話語權不再被文人所獨佔。同時，文中卻也容納身分的辯證，即孫富雖為鹽商，但文中也暗示到他同為太學生與商人子弟的身分，故孫富並不是傳統的商人階層，兩重身分的共存令文中對士人階層焦慮的表達變得更加玩味、豐富。

事實上，文商社會活動融合是明代普遍的現象。商人與文人的社會階層互動是明代中後期商業發展之後的一大標誌，在資本迅速累積的時期，士人投入商業活動、捐納制度建立促使學商之出現。此時，商人的文化素養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這亦是文化資本累積的結果。學者余英時教授評價當時是「士商混同」的時代，而隨之而來的危機則是傳統士人階層的認同受到挑戰。許教授所分享的文學與社會史的互涉，向我們展開了一道嶄新的視野，更提醒作為中文系的我在細讀經典文本時關注到不同介質間的互動，發掘更多詮釋的可能性與豐富性。

許暉林教授讀書會（二）

日期：2021年1月29日

zoom

主題：晚清章回小說《老殘遊記》



河南鄭州黃河決口 (1887年)



淤積 → 決口 → 改道

502 B.C. - 1946 A.D. 1593 次決口, 26 次大改道

- 1841 河南開封黃河決口
- 1842 江蘇桃源縣黃河決口
- 1843 河南中牟縣黃河決口
- 1851 江蘇豐縣黃河決口
- 1855 河南銅瓦廂段黃河決口·黃河大改道
- 1857 劉鶚出生
- 1883 黃河決口52次
- 1884 黃河決口40次
- 1885 黃河決口23次
- 1886 黃河決口19次
- 1887 黃河鄭州決口·劉鶚投效河道總督吳大澂
- 1888 劉鶚擔任三省黃河圖測繪
- 1891 山東巡撫張曜任劉鶚為魯河下游提調官
- 1903 劉鶚開始寫作《老殘遊記》
- 1907 《老殘遊記》刊行29回·結束連載



第八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27

築斜堤以灌淤填堤
建滾壩以攔河洩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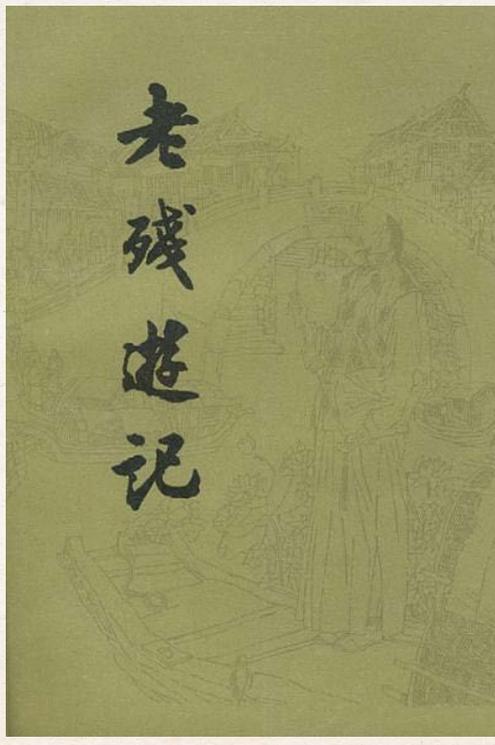
斜堤大壩開

斜堤之效，已有可考者矣。去年下游總辦徐補羅李廉議於滄，利之關係斜堤，當保強而利權承辦其事。利權修利堤一語，滄署修利堤一語，後雖因經費不足，高厚未能如式，然二百餘村年年浸於水中，而年年無濟者。今年已舉秋二季，一律豐收矣。約滄署費數之地可二千餘畝。……現在每年歲時二三十萬，糧約二十萬，極形不足。倘如此辦法，三年之後，新水災雖接濟不過二十餘萬，額料員士等項不致有餘缺也。每畝每年下米二、三十萬，而從河口內河之數，亦在此內估計。三年之內，今定百萬，而十年之內，約銀二百萬，放賑濟口，又費一二百萬，共費五六百萬，不可謂非至計也。

淚水與河水的生產性

話說德馨生攜着自赴揚州去了，老殘卻一車運拉到淮安城內投親戚。你道他親戚是誰？原來就是老殘的姊丈。這人姓高名維，字曰摩詰。讀書雖多，不以功名為意。家有田原數十頃，就覺得個小小的富翁了。住在淮安城內勺湖邊上。這勺湖不過城內西北角一個湖，風景倒十分可愛。湖中有個大悲閣，四面皆水……這高摩詰在這勺湖東面，又買了一塊地，不過一畝有餘，圍了一個欄籬，蓋了幾間茅屋，名叫「小觀川園」。把那湖水引到園中，種些荷花，其餘地種些梅花桂花之類，卻用無數的小盆子，栽月季花。這淮安月季本來有名，種數極多，大約有七八十個名頭，其中以藍田碧玉為最。……進了廟門，只見那高摩詰正在那裡拜佛。當中供了一尊觀音像，面前正放着那盆藍田碧玉的月季花。

二編第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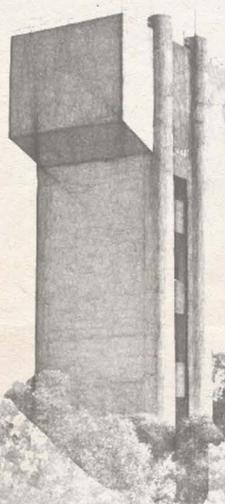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今年的鄭州水災令人揪心，而這次讀書會的主題《老殘遊記》的第一回中也有提及黃河治水，寫如何為黃河治病，想折射的是為了讓國家富強一方面需選用清官，另一方面需引進外國技術以維護自身利益，亦有助對抗其他列強。如第二回中，請綠林好漢之首作為上賓，小混混就不敢來犯了，以外力對抗外力，這與劉鶚提出的河工策略堤內堤外的力量相平衡。作者認為洪澤湖上黃河治理是關鍵第一步，因為洪澤湖有調節黃河和淮河的作用。因為以1855年後黃河改造所帶來的災難為背景，作者早於1903年就點出了人與環境、科技的關係，這點也值得我們好好深思。無論是鄭州，還是近月歐洲的水災，先不考慮災情出現的預警是否存在問題，但從根源上看我們能否妥善地與大自然和平共處？

用於當時的社會，其實也提醒了我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

無論是否以農立國需利用水資源和土地，近年來愈發多的極端天氣、自然災害是否大自然正在向我們控訴的方式？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和利用，誠然為我們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但與此同時也在透支着地球的生命。有專家指出，此次水災的因素之一是全球暖化，地球溫度上升導致大氣層積聚了更多水蒸氣。作者的指責或許不僅適



在參加此次讀書會前，恰好在中國文學史的課堂中學到了中國小說的種種變遷，而對於《老殘遊記》這本小說也算是早有耳聞——正如胡適先生所說，它對人與景的描寫在中國小說之中可算是獨樹一幟，無論讀多少遍都覺得描寫印象深刻，文字精彩絕倫，然而我對於它的了解也就止於此了。因此，我非常感謝許暉林教授為我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促使我從另外一個視角去看待這部在「寫景」上頗為突出的小說，重新審視它的文學價值——正如每一位文學史研究者那樣。

且不論「文學史」的目標是甚麼，學術研究的過程本身就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提出問題，並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再延伸問題。此前的我固然意識到《老殘遊記》如何打破了中國小說的景物描寫傳統，卻沒有進一步追問下去——是甚麼原因致使他打破了小說寫景的陳規？而許教授作為專業的研究學者，便能將問題進一步延伸，提出了這個之前一直被我這樣的讀者所忽略的面向。他帶領我們對《老殘遊記》的精確描寫進行了另闢蹊徑的解讀——在中國社會環境動盪，天災人禍頻繁的境況下，肩負着治水職責的劉鶚如何將他的知識與技術化，用在他的景觀書寫中，例如他經常描寫老殘由視覺效果所產生的奇觀，並詳細詮釋背後的光學原理，

而這正好對應着他關於測量標準的文章〈述意十二條〉中對於光學原理的側重，至於背後驅使這一切的動機，則是為了精確測量輿圖，以利治水工作，從而改善民生。

許教授的讀書會正是在這樣一個「偏門」的角度上給了我很大啟發——當「為何如此寫」這一問題被提出與討論，它就從文學欣賞進入到了文學史的範疇，此時文學作品不再是一個孤立的藝術品，而是文化語境的一個面向——劉鶚和許多其他的作家，都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回應着一個共同的環境與實踐，而比照與分析小說家如何受到他周圍文化語境的影響，正是文學史的工作，也是為「文學作品」賦予價值的方式之一。



文學與技術：讀《老殘遊記》

《老殘遊記》寫於1907年清朝末年，作為唯一一本傳統章回小說進入「世紀百強」榜單前十，足見其投射的現代性與強大的生命力。

傳統批評將這部小說解作風雨飄搖、亡國滅種之際文人憂患心態的文學表現。許教授的閱讀視角則對小說的內在結構重新探視，思考作者的身世背景、核心關懷乃至思維方式如何成就其獨特的文學筆觸。嘗試串起《老殘》精妙的景物描寫、「首揭清官之惡」的自我點評和悲傷情感的書寫（自敘中即帶出的淚水、「哭泣」意象），解釋小說的主軸所在。

1. 「水利救國」主題的貫穿

小說開篇，老殘依大禹、王景的古方，替黃瑞和醫好了夏天渾身潰爛的毛病，讓人聯想到黃河的伏汛潰堤。再聯繫黃河連年決口改道帶來災禍的歷史地理背景，和作者劉鶚本人的水利專長和相關任職，「水利救國」的主題明晰起來。

老殘治好黃的病後飲酒寢臥，夢見漏船遇風浪，送來西方羅盤幫助船工指明方向的一行三人，卻被船眾斥罵為「賣國賊」打沉入水。這也正呼應現實中劉鶚「賣國」罪名來

因——為增加國富推動引進外資，從外國引進煤礦開採技術、鐵路建造技術，外國企業因此獲利而為保守派攻擊排斥。

2. 水文測繪經驗與視差焦慮

劉鶚的河工知識形成小說景物描寫的特色，且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將河工的視角運用於老殘山水景色的觀看和互動中。如十二回寫凌汛，明顯透露對河流測繪中視覺誤差、光學知識的關注，寫的是不僅是視覺表象，更解釋其中原理，並由揭露視覺局限透出一種觀看的焦慮。

到第二回寫千佛山水，同樣致力揭示景色之「所以形成」，並借倒影「比上頭的一個還要好看、還要清楚」、「帶水氣的斜陽」折射造成的「粉紅絨毯」帶出「幻象」的暗喻。

3. 清官之惡：治理的抗衡想象

老殘出主意對付清廉的酷吏毓賢，邀請武林能服眾者劉仁甫坐鎮，威懾各級嘍囉不來侵犯；因勢導之，這與「亂世用重典」的清苛治法形成鮮明對照。

第三回「金線泉」水流力量的相抵帶出了治水中的「抗衡」思想。而現實中劉鶚主張引進外資，使多個「敵人」因利益競爭達成平衡以利己國，其中抗衡的思想為共通，似乎是機械式河工模型在治理方略上的運

用。

4. 靈性的哭泣：河洪與眼淚的嫁接

劉鶚在《老殘》的自敘中寫道，人「有一分靈性就有一分哭泣」，實為小說之一大關竅。故事中哭泣最多的是一位受洪災家破人亡、為生計賣為娼妓的女子環翠。而這場洪災其實是「人禍」——當地官員聽信民兪與河穩「不可兼得」，想當然執行廢民兪的愚政，又怕百姓阻攔，在不告知的情況下炸堤。惡政帶來災難創痛的現實因果將淚水與河洪作了文學意象的嫁接。

本節讀書會不僅從一個別出心裁的角度帶我們重新認識了《老殘遊記》，更讓我們獲得文學賞析方法的啟示、乃至對文學本質的反思。文學評論當取「知人論世」之精而擺脫時事決定論的格套，發掘文學在反映與反思現實上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學捕捉個體生命的律動，從最細微處刻寫一個時代，乃至探討超越時空的普遍性問題。



中國書法分享會

日期：2021年2月5日

主持：徐沛之博士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徐沛之博士畢業於中大藝術系，及後取得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藝術及設計課程統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兼任講師。徐博士分享他書法創作的心路歷程，並教授寫字的方法和技巧，又透過親身示範和指導，讓同學更能掌握寫字的要訣。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20/21



我上次提起毛筆可能是在小學階段了，一直覺得寫毛筆能讓人安靜下來，沉下心來，而在春節時寫揮春更是一種儀式感，這次真的很開心有機會在過年前向徐沛之博士學習書法。雖然我寫的字略顯笨拙，甚至在一開始時還需好好調整握筆姿勢，但這依舊是一次很特別難忘的體驗。

一橫、一豎、一撇、一勾、一點都不能輕視，因為一旦有一筆拖後腿，整個字乃至一副對聯都會受到牽連，因此學人們為了完成一副滿意的作品，每筆都格外謹慎，實在不滿意，就重新寫一張，這應該就是書法的魅力所在吧。

一邊學，一邊寫，一邊聽，整個中午一點都不覺沉悶，內容上我們也不受傳統的條條框框限制，有基本的「身體健康」、「一帆風順」，也有特定的「過三爆四」、或是生動地畫上公仔，猶如穿梭到了國畫工作坊一般。在寫字的時候，感受到徐博士所說的，字就反映了你當下的狀態，寫書法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像填色一般細描，自然流暢就恰到好處。在我們羨慕徐博士的一手好字和曾在新亞體育館揮筆灑墨的同時，他一直鼓勵我們多寫多練，這也適用於任何範疇上的新手，許多事都是熟能生巧，當然，書法絕對是一門需要堅持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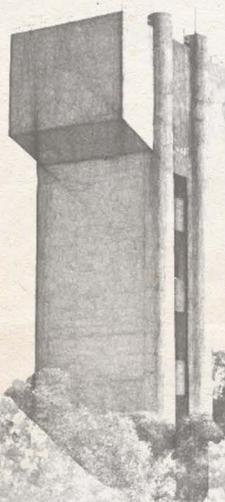
談及書法和書法藝術家，常使人聯想到「高雅」、「古樸」乃至「刻板」一類的形容，但當我初次見到徐沛之博士，聽了他與書法間的種種逸事，方意識到自己才是那個「刻板」的人，並從中收穫了多方面的體悟。

徐博士首先向我們講述了他學習書法的經歷，從他自小跟隨老師練習書法，到投身於藝術專業的工作，並創作出種種看似「離經叛道」的作品。他一邊講述，一邊向我們展示一幅氣勢滂薄的草書——本以為是某篇豪放的古詩詞，結果仔細辨認一番，才發現是黃偉文作的名曲《陀飛輪》。

談及作品來歷，徐博士笑說他壓力的宣洩——完成一整天的煩悶工作，他便在自己的工作室裏奮筆疾書，因着情感的觸動，寫下心中所唱的流行曲。然而，當我欣賞完草書飛舞的線條，將自己從那份酣暢淋漓中抽離出來，再重新思考這看似玩笑的創作意念，反而更有體會——或許將流行曲寫成書法，看似是消弭了古今界線的革新，卻又在某種角度上做到「返璞歸真」，展露出藝術本質的一面——真情實感的抒發與昇華。與其盲目地謀求「古老」與「高雅」而照搬古人的作品，不如今心無旁騖地寫下扎根於生活的領悟。於是，這

幅滿是「古意」的作品中，又蘊含了一絲牽連着當今時代的生趣，變得鮮活起來。正如徐博士所說，古人以書法寫詩詞，又何異於今人以書法寫流行曲？

介紹完作品，便到了實踐環節。徐博士先是親身示範了寫書法的坐姿和握筆姿勢，解釋了古人「氣勢流轉」一類描述背後所具有的科學原理——其關鍵在於對筆的控制，牽涉到力度的大小和角度的傾斜，讓我對書法的運作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而在動筆的時候，他既時時糾正我們的運筆姿勢，又鼓勵我們大膽落筆，多多書寫，全然不似預想中嚴厲。作為有着微薄基礎的初學者，徐博士的引導使我再次感受到當初學習書法時有如行雲流水般的暢快感，也讓我深感練就一門藝術所需的苦功。無懼失敗、放開手腳的練習固然重要，在過程中進行實在的反思和矯正亦不可或缺，二者兼具方可令技藝更加精進。



書院邀請得香港著名書法家、水墨畫家兼校友徐沛之博士前來跟我們分享寫書法以及在香港從事書法工作的心得。

席間徐博士分享他的書法作品，取材之奇使我大開眼界，比如有些作品中他用書法體抄寫粵語流行曲歌詞，或是一份比賽作品中只有首幾句是儒家經典，及後幾段全是一些歌詞或是口語入文。徐博士笑言此比賽的參賽者多是富有經驗的老前輩，作品較為傳統，歷來都是抄寫聖賢之書。他決定突破傳統，注入年輕人的活力，於是以自己的作品開玩笑，雖通篇都一本正經地以書法體書寫，但內容上卻有變革——乍看之下以為這是傳統的經典作品，誰知後文竟是使人瞠目結舌，逗得哄堂大笑。徐博士不經意透露在新亞藝術系時，有一段時間迷上寫書法，天天廢寢忘食磨練工藝。最後在不少人眼中離經叛道的作品竟獲得評判青睞，想必是書法中所蘊含的功力貨真價實，也讓評委心悅誠服，為膽色更添上傳奇色彩之餘，也是天道酬勤。

此外，分享會的舉辦日期與新春相近，徐博士更即席揮毫教導我們寫揮春，「身要正」，「力從地起」。徐博士握起毛筆後，瞬間凝神聚氣，與之前的幽默作風南轅北轍，分秒間便寫出蒼勁有力的揮春，絲毫不廢吹灰之力。同學的反應十分踴躍，疾筆

畫過一張張紅紙，在大師面前我們不敢造次。雖然我們學習認真，而且下筆都專心致志，但總是寫不好，徐博士笑咪咪地對我們說：「放手去寫吧，大家玩得開心就好了。」

墨水未乾的揮春放滿一地，墨香隨風飄散，就如春節的祝福佈滿一室。



一如吳啟超博士的中國哲學分享會，徐沛之博士的中國書法分享會也一樣超乎我的預期。我預期，這場分享會可能對我來說會比較難以投入，因為我自小無論是硬筆抑或是毛筆書法，中文筆跡算是比較潦草，尤其是由於小學時必須完成毛筆書法的功課，令我對書法不禁心生畏懼。

徐沛之博士是一個很破格前衛、具豐富經驗的藝術家。他善於打破框框，將新時代的元素融入傳統的中國書法。從這場分享會中，不僅令我對中國書法另眼相看，更令我了解到不同書法家的精神與堅持。令我最深刻的是，徐博士透過不同力度、材料、能夠簡單地以幾個單字代替千言萬語，藉以表達複雜的情感。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徐博士運用現代流行曲，並配合他個人風格的中國傳統書法參加比賽，激發我思考如何將傳統與現代融合。參加這項活動的時候適逢農曆新年，讓我們有幸欣賞到徐博士的墨寶，更受到徐博士的親自指導，實屬榮幸。



社交禮儀工作坊

日期：2021年2月20及27日；3月6日

主持：王海清校友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王海清先生畢業於中大經濟系，其後獲浸會大學人才資源管理策略理學碩士，曾任職多家銀行及金融機構，為機構提供訓練顧問工作，設計及執行人力資源學習及發展項目，今年為青年學人計劃中講授課堂，以中西禮儀為題，讓同學加深了解禮儀的重要性和待人處世之道。



探索禮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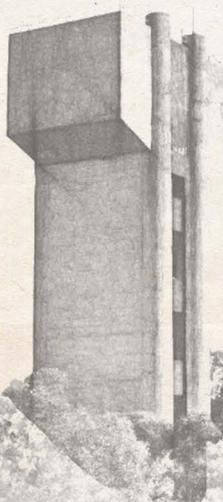
自小，家人和老師就再三講到要「守禮」，但何謂「禮」，說到底始終是模糊的觀念，本次的工作坊可謂一次對禮儀的探索之旅，尋找現代下禮儀的體現。

王海清校友論及東西兩方之基本禮儀，其中最令我意外的是一段攝於約百年前北京的影片，短短數分鐘內，一位男士站在同一處便已和他人行禮近十次，非僅僅口頭打招呼，而是彎下腰，雙手合攏由頭降至腰身一帶。今天即使是大國元首，見面也多以握手為主，如此複雜的行禮程序，於我而言實在震撼。記得當時有學員提出禮儀在現今似乎已失去立足之地，在我看來則不然，只是故有的禮儀退場了，新的禮儀仍會誕生。無可否認，百年前北京行的禮儀，今日難以運用於日常生活，但我不認為禮儀已死，今天見面說聲「Hi！」亦有相近效果，禮儀仍存，只是換了模樣。禮儀理應要變通。時代一直在變，倘若禮儀一成不變，日漸式微亦無可厚非。

套禮儀可套用於全球二百餘國而不碰壁，固步自封於自身所慣用之一套禮儀，於對方眼中未必可理解，甚至可能是一種侮辱。即使雙方處於同一社會，所受之禮儀教化類同，行禮儀亦按場面、身分而變。參與家庭聚會或與客人聚餐；對待陌生人和老朋友，若一視同仁地以相同禮儀待之，恐怕隨時嚇着對方，甚至引起冒犯。時代變，環境變，身分變，禮儀志在令對方感受到尊重，感受到「禮」，若在這變化不斷的現實下僅着眼於禮儀的硬性形式，縱使俗語言「禮多人不怪」，但實際效果很可能會本末倒置，行禮儀但不顯現「禮」。我們毋須面對任何人，都如百年前的北京人般繁瑣之禮儀，而應思考、學習不同形式的禮儀，並努力適應隨着時代演變而持續演進的禮儀，切忌墨守成規。

感謝王校友於百忙中連續抽空三個週末作指導，提供一次思考禮儀意義的良機。

本次工作坊後，我認為禮儀乃「禮」的一種外在體現，行禮儀多考慮如何表達出「禮」，更勝於過分着眼於固有方式。相信世上沒有一



一共三節的工作坊，內容實在十分豐富。社交禮儀絕對是畢生受用的知識。雖然從小到大也學過許多零碎的禮儀知識，但很多時候都會毫不知情下犯禁，例如在教學影片提到，遲到的同學應在課室較後的位置坐下。其實，在此之前，上課時我都會儘量坐前一些，原來會對課堂造成騷擾。

王海清校友的講解十分生動有趣，其中引用了不同的個案，務求使我們的學習更加形象化。我最印象深刻的活動，就是以一組的形式去回想我們平日的口頭禪而分辨我們平日說話的語調和感覺。列舉下，我們才意識到平時話語間都比較直白，可能會讓他人有較負面的感覺。經過反思後，在最後一課的報告裏，我決定將這個工作坊裏學到的知識放進自己的經驗和主修的知識中，並以一個最常見到的情況去分析。正正是這個反思「如何有禮而專重地，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報告令我在最後一天在各學人的報告中脫穎而出，令我更實地學到如何將社交禮儀的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中國乃禮儀之邦，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會守不同的禮，所以學習禮儀是非常重要的。在商業社會，我們可能要應酬，或有機會與別人因為不同項目交涉，而禮在這些場合就顯得重要。

若別人交托任務，與一位不認識的人溝通，你掌握的只是對方名字和職銜，如何令一個新相識的人與你有良好的交流，重點在於「禮」。禮貌地道明來意，讓對方放鬆下來，如何以禮待人而不會形式化，實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說到禮，近年我有了新的體會。所謂「禮多人不怪」，這句說話看似老套，卻是非常實際的。今年我到了政府部門實習，實習快要結束的時候，向上司和同事答謝。人們常以派發「散水餅」的方式向別人道謝，當中很少人會拒絕你的好意。一方面是因為他知道你希望表達謝意，亦知道若沒有因由而拒絕，好像不給面子？這例子正正體現出禮的重要性。

再者，在新年期間有「利利是是」之說，我們在收到利是的時候，雖然金額不多，但仍會禮貌地答謝，並以祝福語回應。這一方面是意頭，同時表達關心。故此，禮儀非常重要，除了在結識新朋友時作為潤滑劑，從而減少別人的敵意，亦可表達你對某人的敬意及謝意。撇除功利不說，與人交流時，終究是禮多人不怪呢！



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

日期：2021年2月26日及3月5日

主持：何文匯教授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中大前教務長何文匯教授是本港著名學者，學識淵博，過去多年致力推廣粵語正音和《易經》研究，特別是曾在教育體制推行「粵語正音運動」，提倡以《廣韻》為準的正音。他向學員講解「天籟調聲法」的原理和辨別平仄的方法，並講解如何藉此欣賞詩詞和對聯，更指導同學如何創作對聯。何教授是青年學人計劃的重量級導師，邀得他作義務導師實是書院之幸。



溝通

語言是甚麼？凡是寫到的就是語言嗎？讀到，這才能走進的心裏。

初中的時候，我並不喜歡中文。那些學校塞給我們背默之長篇大論文字、那些比文本內容更要繁複沉悶的課文問答、那些只為成績考核而設並屢遭曲解的範文標準答案，全都是些擾人的噪音，阻礙着讀者靜聽撰文者的心聲，更肆意破壞文章的價值，令富情感溫度的語言成為只用作換取冰冷無義的分數之貨幣。

幸好，一晚，與家人「電視伴飯」的時候，劇中蘇軾憶忘妻，一句《江誠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毫無預告地觸動了我，一字一淚，一詞一句，情感瀰漫音韻，化成一條匙，解鎖了我心中那道門，開始讓古人的話語進入，好讓我與中國語文「冰釋前嫌」。

正音的重要性，並非因為我們絕對不能錯；其正之重要性，在於我們能在平仄之間，讀到作者的情緒，聽到古人之所思所想，成就語言最根本的功能——溝通。這是何文匯教授強調的。我們不能只局限於當代，更要放眼古往今來，在華夏悠長歷史裏的每一位，也應當細讀，也應當珍重。

要查一字之正音，當然是查字典吧，粵音字典、韻書、反切字典，這

全都應該是我們的「好朋友」，只不過，理解他們，我們需要一句咒語：「上字取聲母，下字取韻母；上字辨陰陽，下字辨平仄。」從此，我們便可以有所依地讀正音、閱正意，了解古人在文章中所寄託的情感世界。

另外，還有很多技術性的知識，比如近體詩於平仄方面之基本格律：「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以及讓我們分辨平上去入的「天籟調聲法」。最令我印象深刻便是「天籟調聲法」，這可謂一大智若愚之道，成功之人，多為孩童，至於成年人讀書人，被人籟荼毒已深，有待了，必須能寫才能讀，便失去了孩童那種對聲音的敏感。

最後，何教授寄語我們，學中文，需懂得分平仄、熟習近體詩格律、掌握查字典的方法，才能建立學習中文的信心，更有助接收中國文化的知識。

與古人溝通、吐苦水、交朋友，學好平仄，就是第一步。



在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中，何文匯教授指出粵語及平仄的重要性。作為保留了入聲的南方語言之一，粵語可以幫助我們正確朗讀及創作古詩詞。至於平仄，若我們對其毫無了解，就無法體會粵語保留入聲的重要性。

其後，何教授略述了音韻學的發展史，之後便進入最主要的部分：學習平仄。何教授首先詢問我們對於平仄的認識，我才發現原來大部分同學跟我一樣，中學時期學習過，惟接下來數年間都不曾接觸，只有中文系的同學在大學某些課堂上會較常運用平仄知識。何教授遂由零說起，教導我們運用「天籟調聲法」，將一個字用九聲朗讀，就好像將不同的歌詞套用到同一段樂曲中，反覆吟誦，這個方法確實有效，讓我在不知不覺間記下九聲的音調。何教授又提到，部分老師的教學方法是提供九個聲母及韻母相同的字，各自對應一個聲調，讓學生學習九聲的音調，但何教授認為此教學方法並不可取，因為部分音節可能並無文字對應，一旦遇到這樣的情況，學生便會感到迷惘，反觀「天籟調聲法」則沒有這個制肘。

平仄在日常生活已經變得不太重要，但在詩詞及對聯創作中卻是必不可少。何教授講解了不少對聯的平仄運

用，當然亦有講解如何運用對偶。何教授主要以自己撰寫的對聯作例子，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九龍寨城衙門入口的一副對聯：「西母不能臣，域外龍兒，幽恨敢隨孤夢去；離人應已老，村中燕子，多情還覓故城來。」驟眼一看，這副對聯似乎並不相對，尤其是「西」與「離」二字。經過何教授講解，我才明白原來「離」除了解作「離去」之外，還暗指《易經》中的離卦，離卦的方位在南方，故「離」亦有「南方」的意思，這樣就可與上句的「西」相對。若非何教授講解，我可能會誤會這副對聯稍有瑕疵。

第一次工作坊結束後，何教授以「新年納餘慶」為題，要求我們對出下句。分析對聯的平仄是否符合規格不算太難，但自己創作對聯卻是難事，既要平仄、詞性相對，又不能言之無物，簡直難若登頂。我苦思數日，才勉強對出下句，但其中一個字的平仄依然不正確，在工作坊中修改了數次才勉強完成一句平仄、詞性相對的下聯，但對聯毫無情思可言，創作對聯實非易事呢。

時值正月，天氣微寒，兩鬢如霜，但卻臉色紅潤的何文匯教授穿着黑色長西裝外套來到雲起軒教授我們一眾學人平仄及對聯。雖然這課程只持續兩課，但何教授還是花費時間請我們逐一介紹自己的名字及學科，並把名字寫成座位表供他閱讀，在本屆學人中也有不少來自中國內地的同學和其他非中文系的同學，一開始大家擔心因不能準確地使用粵語，那掌握平仄又何從說起呢？何教授緩緩道出一個故事，故事大意是中國古代以科舉制度開始，政治權力中心便一直都在北方，換句話說，說方言的北方人想當士人，便需要學習平仄，學「南方人語言」；南方人考上官，也需要學習北方語言來與政治核心溝通，故此自古以來南人北語、北人南語都是互補的。其實，閱讀古代詩詞與學懂現代粵語關係密切，因為粵語與中古音的對應相當完整：中古音有四聲，每聲分清濁，一共四聲八調；粵語有四聲九調，而且保留中古音的入聲（p、t、k的收結），這是在普通話及大部分方言中所丟失的。

所謂平仄，可從粵語四聲九調談起：四聲為平上去入，然後平、上、去再分陰陽聲，加上入派三聲（陰入、中入、陽入），一共九聲。何教授以「天籟調聲法」教導我們分辨九聲，席間不少學人都是第一次接觸「天籟調聲法」，何教授再三強調學童學習「天籟調聲法」不會考慮該音有沒有對應字，故比大人時期才開始學習會

比較容易上手。可幸的是，我的小學中文老師曾在中大跟何教授學習中文，所以從小學開始我便會自然念唱九聲。但是當時年少，後來一直沒機會學習平上去聲與入聲之間的關係，直到這一課，何教授用科學化的方式提到，如非入聲字是ng收音，入聲就是k收音；如非入聲字是m音收結，入聲則為p收音；如非入聲字是n音收結，入聲則為t收音。

何教授又在課中教導我們寫對聯的方法及分享他為荔枝角公園入口寫的對聯。我從小便因探訪住在美孚的親戚而經常到荔枝角公園玩樂，對門口的兩句對聯已經習以為常，但是以前只覺得對得精妙，卻無法言明美感的所在。經何教授介紹才忽然發現荔枝角公園入口的對聯上聯隱去了「荔枝」二字，下聯則藏起了「隅」，加起來正是「荔枝角」，我頃刻如夢初醒。

作為一個中文系的同學，雖然早已學過平仄，學過調聲法，但不同人上何教授的課便會有不同的得着，而這種得着總是出乎意料的。

中文大學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人與人之間、過去與現在間千絲萬縷地連結。在雲起軒的桌上，我坐在何教授的右方，專心致志地聽着他講課，像是串連起過往一塊塊記憶碎片，像是為回憶鍍上一層新的意義。



延續前幾屆學人計劃，有幸和詩律、粵音方面的研究權威何文匯教授學習中文平仄、近體詩格律知識，品鑑香港內外名勝的題對、楹聯。

從小到大背誦、賞析過不少詩詞，但精力多用於解意，體會詩人的情懷心志、品味構思煉字之妙，對詩韻只是常誦而生出粗略的「樂感」，從未系統地瞭解過寫詩的格律要求，說來實在慚愧。何教授清晰漸進的講解和朗朗上口的範例彌補了我的「盲區」，加之用聲調完備、更貼近中古音的粵語學習，更給我「開悟」之感。我同時認識到，詩的音律與內容實是緊密配合的，例如選取的韻腳常要配合全詩的感情基調；而突破常例的用韻則能傳達特別的心緒，如李商隱《登樂遊原》首句「向晚意不適」即以全仄聲入，低迴曲折之音確乎凝結了詩人彼時的「不適」……因此若不瞭解音律，也會失去重要的理解內容的維度。而我相信，短短兩次的受教將是我留心學習格律、「重新認識」韻文的起點。

第一節工作坊尾聲，何教授寫下「新年納餘慶」五字讓我們試對下聯。我私下推敲平仄和字義試作了幾句，但一週後見面時，還是沒膽主動請教。在何教授的鼓勵下，我們最終都分享了一聯自己的習作，

並由他一點評。比較自己和同伴的作品，我感到工整與佳意之兼得，確實需要工夫。不過首先要敢於展示自己的創作，不忌「暴露」短處，虛心受教才能進步。

何教授優雅從容的風度令我心嚮往之。席間，他侃侃而談有趣的歷史掌故，亦分享舊時在不同領域任職時的見聞，平靜之中自有感染力。我想，何教授從容的風度源自積澱的學問閱歷，更源自他推行由正音開始的語文教育，以及從文化傳承之志業中汲取的深沉信念感。一個人的外在成就、獨特氣質往往是投入這樣一份志業的自然結果，卻容易遮蔽了尋找志業、確立人生「主軸」的曲折過程，也因而遮蔽了「尋找」本身的價值。近距離接觸因社會名望帶着「光環」的人，讓我有機會一窺其生動完整的人格，也由此提示自己要持續的外求和內省，進而發展自己獨立的人格。

國畫工作坊

日期：2021年3月19日

主持：徐沛之博士

地點：樂群館雲起軒

徐沛之博士向同學講解繪畫國畫的筆墨技法和美學價值，並且探究其手法、風格和題材，當中他介紹的主題十分新穎有趣，包括昆蟲、魚蝦蟹等。然後，徐博士透過示範國畫，進一步解釋筆墨的應用和美感的展現。同學有機會正式作畫，親身體驗國畫的筆法與水法，並由徐博士個別指導。



健全的生活應該包括勞作的興趣，與藝術的修養。

（《新亞學規》第十九條）

藝術之高，在於見作品如見人。

我可算自小就開始學畫畫。童年時，我每星期都會上兒童繪畫班。老師是媽媽幫我找的，他是個藝術家，也像個工程師，他家裏的物件都是自己造的。老師跟我住同一棟大廈，有着這「地理優勢」，我經常會被留堂至非常晚才能回家，所以其實我當時並不太喜歡上繪畫課。到了中學，我進了一所重視體育和藝術的中學，初中時藝術專門的學生有三節必修科目——繪畫、設計和藝術欣賞。到中四，這段充滿藝術的歲月，由文憑試助我們畫成了一個世俗的句號。

知道今次有機會重拾畫筆，我十分高興，腦袋更立刻繪畫出小時候的片段，一個小小活潑好動男生，終於肯坐下來，左一筆揮向綠葉紅花，右一掃潑向日落紅霞，創造出一個世界，一個專屬自己的世界，自得其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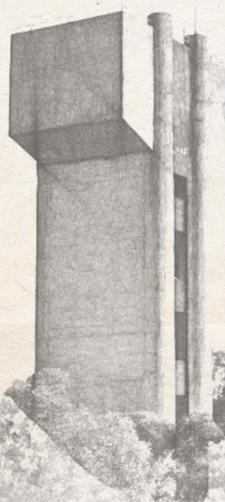
原來我對勞作也曾有過這般的興趣。雖然算不上健全的生活，但於小孩而言，「真誠」的生命豈不是更好嗎？

徐沛之博士的分享對我是

一個很有趣的衝擊，他的取材與傳統背道而馳。傳統國畫以詩詞入畫，他以歌詞入畫；傳統國畫以梅蘭竹菊入畫，他以蟲蟻蚊蝠入畫。靜心觀察，細意欣賞，我們便會發現到，其實徐博士仍然承傳着古人的藝術修養——真誠。

徐博士說過：「作品要跟生活聯繫才有趣」，而敢於將自己生活放進作品，則可見畫家之真誠，好讓讀者透過作品認識作者，甚至認識自己。梅蘭竹菊，古人隨時可見，以其入畫，可謂理所當然；反觀現代人不但離棄自然，對植物更不甚認識，打麻雀可知梅蘭竹菊，但到郊外卻只能分辨出這是花這是草這是樹這是木，便說自己熱愛自然。倒不如像徐博士般真誠而對，整天與蚊蟲共舞，與這些「好友」反思生活，於作品中如實相告。藝術的意義，古往今來，豈不就是對生活的一大反省嗎？

新亞校訓「誠明」，教我們做個真誠的人。而藝術，則為值得修煉的重要功夫。



綠洲與堅持

中大九所書院，唯獨新亞設有藝術系，《新亞學規》亦言，健全生活應包括勞作之興趣及藝術的修養。我沒有藝術根底，國畫只曾在中學時接觸過一次，故本次工作坊乃我少數接觸藝術的機會。

工作坊期間，徐沛之博士帶領我們畫竹、畫花、畫魚蝦蟹。我沒甚麼天分可言，也就只會體規畫圓，按博士所教而下筆，成品和博士相比自然是班門弄斧。但是，在繪畫的過程中，可體會到充實。最初絲毫不識點墨沾水的力度，筆紙相觸，墨水即化；畫魚和蝦，起筆數回，仍未有魚蝦之形。繼續反覆嘗試，試了好一陣子才算是成了形，當刻之成就感，實在難以忘懷。曾聽聞過達·文西早年不停畫雞蛋的故事，故事的真偽不得而知，但此時僅是畫魚蝦數十次，已深明故事的道理。雖則紙上所繪始終離不開魚蝦，然而全神貫注於魚蝦之中，卻感到一絲悠閒感。專心致志於眼前的筆墨，跳出日常各種苦惱，專注與放空並行，似是供心靈放鬆之綠洲，大概這便是藝術的一種本質。

徐博士對藝術的熱誠一路走來，畢業後仍在藝術路上前進多年，最令我敬佩的是他可以在藝術世界堅持自己的特色。徐博士的畫，傳統的山水不在話下，但蝙蝠以至蟑螂皆在其創

作之列，欲在國畫中構思出如斯內容已殊不易，敢將構想加以實行就更為困難了。當時正在畫竹，我畫了數棵，忽發奇想，以蝦代替竹葉，來個緣木求魚的異變版本「緣竹求蝦」，造就了一棵四不像，並非有甚麼深厚含意，僅是一種小小的自我滿足。碰巧徐博士經過，非但沒有怪我「竹不成竹」，反而說不需過份束縛，隨心畫即可。我只是一位普通學生，畫得跳脫點也不會有甚麼後果，更莫論會被大眾議論批評，而徐博士身為藝術家，仍能在作品中堅持自己的思想特色，既是一份工作職業，亦是融入自身意志在內之事業，可在人生路上尋覓得此般理想事業，必然來之不易，須莫大付出而成，望我於他日亦可至如斯境界，在人生中刻上自身的色彩。



■ 馮小文

我去年修讀了關於欣賞中國藝術的通識課，當中有提到水墨畫等相關概念，但因為此前沒有經過系統性的訓練，對於國畫，我僅僅是停留在理論層面，紙上談兵，所以這次工作坊算是我頭一回接觸水墨畫。在通識課的時候，我就特別驚嘆水墨畫的層次感，徐沛之博士在我們實戰的時候，提醒我們落筆前應思考這筆墨會如何在紙上暈開，與其他重疊後或許是新的—番景象，其中紙張本身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不同的材質會出現各種程度的暈開。可見，看似微妙的細節其實都是學問之一。

印象最深的是徐博士的作品主角選材廣泛，打破了我們以往認為以山水、牡丹花等等為主的題材這刻板印象，大如昆蟲，小如蚊子，皆為他筆下的常客，好幾幅蚊子的作品都十分驚豔，因為對細節的觀察和處理都有很高要求。這也充分展示了創作是不受限的，而藝術就是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

我們也先從繪畫竹子、魚、蝦、蟹入手，看似簡單，但要控制墨的深淺着實不易，小夥伴們各自畫出胖胖瘦瘦的小動物們，十分討喜，那一天我們彷彿置身於花鳥市場—般，形態各異的花草動物或許是由於我們的技術尚未嫻熟，更添—分樂趣吧，最後再提上字，這些略顯搞笑的

畫就是真正意義上我們的作品了。享受創作的當下，這份愉悅是無可比擬的。

作為「舞文弄墨」的中文系人，我只在中學時略為接觸過國畫，還是在沒有老師指導的情況下對着《芥子園畫傳》依樣畫葫蘆，但即便如此，眼見着自己的作品逐漸成形的過程仍是無比快樂的。因此，徐沛之博士的國畫工作坊可以說是我最期待的活動之一了。

徐博士首先講述了學習繪畫的歷程，並分享了他創作過的各類水墨作品，而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系列以蟲為主題的畫作。以蟲子為對象的國畫作品本身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但通常只有那些看着更為討喜的昆蟲，諸如蜜蜂、蜻蜓等，才有資格被放在畫上。然而，徐博士的幾幅作品卻打破了文人水墨畫，乃至「畫」的刻板印象——相信香港人都不會忘記夏日被飛蟻和蚊子「支配」的恐懼，而他卻將這些昆蟲搬上宣紙，繪成一幅幅精美的國畫。取《又見雪飄過》系列為例，只見灑金的宣紙上，片片薄翼彷彿交織成浪，又似蕩起滿天飛雪，佐以恰到好處的留白與空間配合，哪怕清楚地認知到畫的主角是惱人的飛蟻，卻仍只覺得美。於是又想到張九齡的名句：「草木本無心，何求美人折」，飛蟻恐怕亦不自覺醜陋，只有人類才談論和界定美醜，但這定義會是永恆的嗎？當時，徐博士說他只是想畫些一般國畫裏不會出現的事物，而他仍能使它美，這便是答案了——

畢竟本質上又有甚麼事物是畫不得，美不得的呢？畫也許並非描繪美，而是轉化美，賦予美。

然而，在談論「美與醜」以前，對繪畫而言最重要的，依然是切身實踐——寫意的精髓在於以簡單的筆觸勾勒出生物的「神似」，它固然依賴於藝術家對力度的調整、形狀的控制與深淺的搭配——且不論這些內容只有在「畫」的進行過程中才有可能被理解、感受、分析乃至改進——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大膽的、灑脫的、隨心所欲的，是藝術家之心境對事物的解讀，因此徐博士常常鼓勵我們即便未能掌握其中技巧，也盡可大膽落筆，隨性創作。最後，我們的拙劣模仿無可避免演變成亂塗亂畫，肆意生出種種奇形怪狀的「生物」，也許這也不失「寫意風采」吧。



■ 林熾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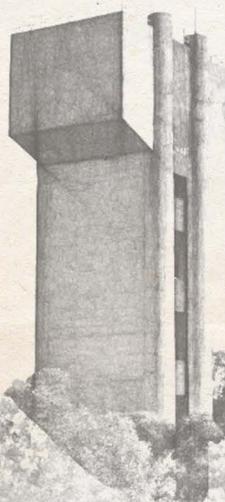
書院邀請得香港著名書法家、水墨畫家兼校友徐沛之博士前來跟我們分享他的藝術創作及教導我們繪畫簡單水墨畫。

徐博士的作品充滿個人風格與活力，擅長探索不同墨料、紙質、空間、色彩間的流動關係。在他介紹的眾多作品當中，《花之三》（2015年）讓我最是念念。在此作品中徐博士用了一種渲染度比較高的紙質，用濃墨大力寫出「花」一字：墨水從「花」的下筆點開始往外暈染，沿着字的邊沿散發，如花瓣瑰麗綻放，也如在萬綠中尋那一點紅之感。除此以外，徐博士也分享了他在疫情期間在家工作，窮極無聊，畫蚊度日的逸事。徐博士在此期間畫了多幅以蚊子為題的作品，探索活用空間的可能。其中有一幅徐博士把蚊子分成三隻或三隻以下為一組，幽默地解釋蚊子也要緊守「限聚令」。

隨後，徐博士教導我們畫螃蟹與蝦的水墨畫，他僅僅用了三兩筆，河鮮竟幾可亂真！看似簡單的動作，到了我們手中卻變成各類河妖，更糟的是，甫下筆已經覺得不對，恨白紙上已沾着一片的遲疑，我正舉棋不定，琢磨着要不要新開一張畫紙時，徐博士看出我的疑慮，走過來勉勵我說：「繼續畫吧！繼續畫下去就會好

的，你才剛剛開始試着畫，我畫了那麼久，還是有時會覺得力不從心呢！多練習吧！」

把「齊白石式的河蝦」重複畫了十來次後，終於初見河蝦的外貌。想起徐博士畫蚊子，物體不但形態細小，神髓更無從談起，更無前人作品可以臨摹，其敬業樂業實在值得敬佩。



經過上次中國書法分享會，我已經認識到徐沛之博士在中國書法上的造詣，但透過這次國畫工作坊，我對徐博士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徐博士早前已經分享過他如何在書法藝術上破格：就是一對大如新亞體育館的書法。相反地，徐博士在國畫上反而更着重於「小」，小如螞蟻、蒼蠅都是他筆下的主角，讓我反省到，社會上細小、被忽略的小角色的故事，其實一樣動人。到了嘗試繪畫國畫的環節，徐博士看似隨手就畫出了多款栩栩如生的植物和動物，雖然我小時候曾經學習國畫，實際上做起來還是比看起來困難。當然，我明白徐博士應該經過長時間練習，這個經驗讓我覺悟到，許多看似簡單的事，是藝術家經過不少努力練習和訓練，激勵自己加倍努力，為自己喜愛的事、熱血的事努力奮鬥。



繼書法工作坊之後，新亞藝術系校友徐沛之博士再度為我們分享自己的國畫創作，並指導我們試畫。

徐博士談笑風生地向我們展示他的作品。昆蟲系列給我印象極深，此前我從未見過有人用典重的筆墨描繪此類「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有些反審美的物象。但當素淨紙面上細刻入微的蚊子、螞蟻呈現眼前，卻讓我感到它們活脫脫有了生命，別具靈動之姿。徐博士還幽默地把蚊畫作四隻、三隻、兩隻一組，算是對疫情下「限聚令」的調侃和記錄吧！

《又見雪飄過》給我的衝擊最大。徐博士解釋說，畫面上紛紛如雪的潔白「綢帶」其實是撲火的蟻群。他每每由雨天後成群向燈光處聚集、悉數落入家戶羅網的飛蟻意象，聯想到剛剛畢業進入職場的學生，一代又一代心懷憧憬接受社會既定秩序和殘酷競爭「洗禮」的青年人，是否有人真正關心他們的命運？「又見」，是迴環的詠歎。瞭解了創作的心理歷程，明媚詩意的畫作亦添上一股悲悽的色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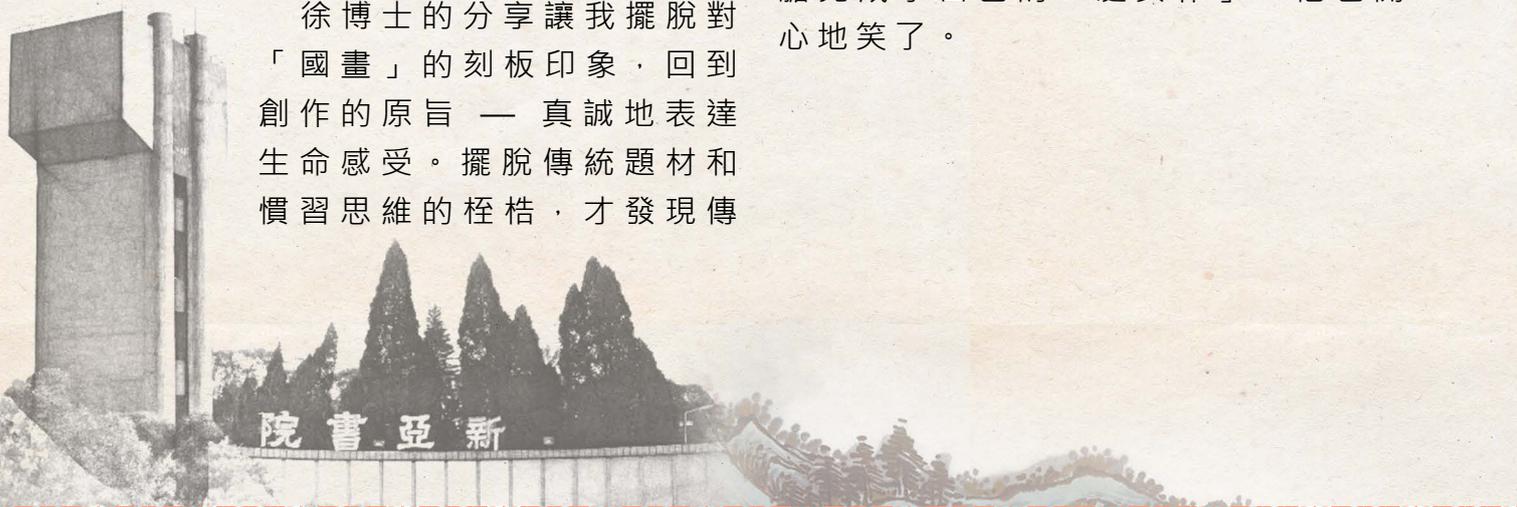
徐博士的分享讓我擺脫對「國畫」的刻板印象，回到創作的原旨——真誠地表達生命感受。擺脫傳統題材和慣習思維的桎梏，才發現傳

統的毛筆、水墨技法藏有的無窮生命力，足以承擔和勾連起跨越時空的人們的起居抒懷。

試畫環節，徐博士先為我們一一演示國畫入門的物象——竹、蘭花、蝦、蟹。人常說水墨以「神似」見長，奧妙原來就藏在常見物象相對簡單固定的筆法中，常中求變，則可以糅合前人的經驗結晶和自己的獨創個性。我暗嘆神妙，躍躍欲試。

到了親自動手，才醒悟看似輕捷平常的運筆其實是反覆操練而成的「基本功」。剛開始畫竹時，我就感覺手腕用不上力，掌握不好墨汁暈開的程度和筆鋒的收束，畫出的竹節腫大、竹葉扁圓，十分詼諧。少了基本功，佈局和形象的創意也不能完全發揮出來。

左右望望，同伴們的畫作各有特色，有揮毫而就的、有纖細穩重的、有雜燴一爐的，還有發明「超級生物」的……大家互相欣賞，樂在其中，我也漸漸放開大膽嘗試起來。徐博士對我們的「創作」則是鼓勵有加，並不多作干預，看到每個人都放膽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他也開心地笑了。



美術非徒慰藉人生之具

「健全的生活應該包括勞作的興趣，與藝術的修養。」是《新亞學規》中的一條，特別強調了藝術修養對於個人生命的重要性，想來缺乏了藝術與美的薰陶，生活該如叔本華所言：「像鐘擺一樣，巡梭於痛苦與無聊之間」。

國畫工作坊上，水墨藝術家徐沛之博士以風趣幽默的方式，向我們講述了過去這一年疫情中創作的困難與突破，例如政府籲市民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措施，激發了一向對創作對象不拘俗套的徐博士，用過往創作題材「蚊子」比喻為疫情下的人，所以畫面中是嚴格遵守「四人限聚令」的四隻蚊子。這段創作的心路歷程雖然聽來令人忍俊不禁，但是疫情下的藝術創作又豈止那麼簡單，徐博士亦補充受疫情影響時這一年創作、教學的艱辛，令我覺悟藝術家工作的不易，亦啟發我在任何處境都不要忘記體察環境、人事的變化與心靈的互動。

此外，徐博士還演示了如何用水墨繪製常見的動物。體諒到在座學人多為初學者，徐博士提醒到水墨畫一筆落下時要確切，切忌下錯筆後立刻覆蓋填補，否則反而會令墨水湮開，畫面變得模糊。隨後，一眾學人興致勃勃地嘗試繪製蟹、蝦、泥鰍、魚等水產，每每見到彼此的畫作時又捧腹

大笑起來；徐博士也很快和我們打成一片，幽默地調侃同學所作為「大作」，小小的會議廳中頓時洋溢起快活的笑聲。

如今想起，那份純粹的愉悅仍留存於心間。這次學習國畫的經歷為疫情時的單調日子增添了明亮的色彩，還讓我真切地體驗到從事藝術活動時所產生美感經驗的非功利性。早在民國時期，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已提出藝術修養對人格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倡培養審美之能力。其對美的性質做一限定：「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但人之視為美時，決不計及可利用之點。其性質如是，故其價值亦存於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可見美之非物質、非功利性，不能用外部功利價值對美做限定，故肯定美能使人感到心靈上至高的愉悅。是故令我了解到，藝術的活動令人不再侷限於某一領域，而是發展其生存的和諧，將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中去。



墳場導賞

日期：2021年4月3日

領隊：丁新豹教授、朱嘉濠副院長

地點：跑馬地「香港墳場」

丁新豹教授是著名歷史學家，對香港歷史及掌故都非常熟悉。這些年來，學人計劃的學員有幸蒙他帶領，多年來參觀過香港多處墳場，了解歸葬本地的名人之事跡，以及香港發展的有趣故事，乃至葬儀和本地社會政治史。在此謹再次感謝丁教授無私的分享和指導。



歷史氣旋

墳場導賞，是一件新奇的事；與歷史權威丁新豹教授遊歷墳場，則是一件幸運又新奇的經歷！

我是個膽小的人，一知道今天的活動地點、集合地點都是在墳場，我便特意提前相約其他青年學人吃早餐，再結伴前行。那天早上，我們於時代廣場會合，再往墳場方向步行，希望在沿途找到早餐店。走着，走着，沿路先經過氣派十足的木球會，走過一列列的西式傢俬店，再見數間醉意醺醺的酒吧，都未見任何港式或中式食肆。甚至除了路牌和電車以外，大多都是英文，鮮見中文字的出現。這街道的規劃正正反映《南京條約》中港島被割讓的這段歷史，這段歷史則正好揭開導賞的序幕。

到達墳場，丁公先於全香港第一個噴水池前，跟我們說起跑馬地此地的由來。一般人認知的跑馬地，可能是回歸時「馬照跑，舞照跳」一句寄託着的這種歌舞昇平。但史實並非如此。跑馬地舊稱「快活谷」，源自其英譯「Happy Valley」，從愛德華·克里醫生（Dr. Edward Cree）的水彩畫和日記可考究出，於1841年有一名戰艦艦長被安葬於一個群山環繞的山谷，地勢與跑馬地吻合。可見，快活谷一名的由來並非是指賽馬娛樂為大眾帶來的快活，而是安息淨土、

靈歸天國的那種快活。

在導賞期間，最令不學無術的我感到新奇的，就是一枝一枝的巨大石柱，原來是紀念各種歷史事件的石碑。石碑本是紀念香港的小事大事，曾豎立在香港和九龍市區，讓市民了解我城，但因城市規劃被一一移走，今日終歸墳場。

「香港墳場」有很多身分顯赫的名人長眠於內，包括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多位香港著名富商及其家人、大量外國軍人等。他們各人背後都有一段段的故事，故事背後有理想、有熱情、有浪漫、有精神，雖然現在全都化成過去時代的歷史，但仍是後世文明綠林下一條不再顯露的主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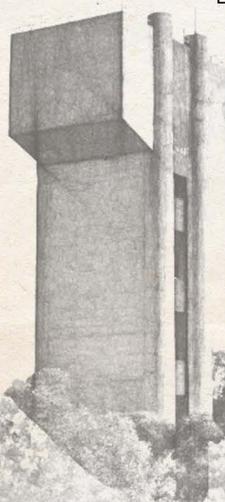


對於中國人而言，墳場是除了殮葬和拜祭先人的需要以外，最好敬而遠之的地方。但是，近年香港似乎興起一股「墳場熱」，不少人發現墳場的歷史價值，開始參觀及介紹不同墳場。不過，墳場畢竟非旅遊勝地，我始終未嘗以參觀為目的到訪墳場。這次得益於新亞學人計劃，有幸參觀位於跑馬地的「香港墳場」，一窺多位歷史名人的長眠之地。

墳場導賞的集合地點是帝盛酒店，從帝盛酒店一直走到「香港墳場」，沿途會經過或見到回教墳場、天主教墳場、波斯拜火教墳場，再加上以基督教為主的「香港墳場」，跑馬地墳場區可謂香港多元文化的體現。「香港墳場」內的墓碑亦能體現此特點。在墳場中行走，偶爾會見到東正教墓碑。丁新豹教授在導賞之始告訴我們，「香港墳場」有日本人的墓碑，不過因為他們並非基督徒，故另闢一地安葬他們。有見及此，我以為「香港墳場」不太可能有東正教墓碑，即便有亦只會存在於墳場一隅。然而，在基督教墓碑之間，竟然有零星幾個東正教墓碑，從它們的位置，可以猜想東正教及基督教應被視為同一宗教，這實在令我萬分驚訝。

丁教授帶我們參觀了不少與鴉片戰爭相關的官兵墓

碑和艦隻紀念碑。雖然我在高中時期選修了中國歷史科，但鴉片戰爭的過程一向不是教學重點，老師只會略述其經過，故此我對鴉片戰爭的了解只流於基本資料、起因及結果。聽畢丁教授的講解後，我對鴉片戰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不少英軍是因病逝世，而非戰敗而亡的。除了官兵墓碑外，墳場內還有不少艦隻紀念碑，刻着該艦隻的戰鬥事蹟，以及戰死的士兵名單。我一直以為墳場內只會有人人的墓碑，沒想到「香港墳場」會有艦隻的「墓碑」。受時間所限，丁教授未能逐一向我們講解所有墓碑。行走之時，我留意到，很多英兵死亡時不足三十歲，有幾個甚至只有二十一歲。年紀輕輕就為戰爭殞命，實在教人惋惜。



被遺忘者

「香港墳場」於開埠初期已有逝者在此安葬，墓碑下的亡魂大多已離世多年，似乎已隨時間流逝而為人所忘懷。

號稱「香港墳場」，聽起來似是代表着香港此等地方的象徵式墳場，但墳場內卻遠非如此，墓碑多經已殘破，碑文亦模糊不清，像已長期無人打理。導賞當日清明節的前一天，在較高處可看見旁鄰的回教墳場和天主教墳場皆有許多掃墓者，唯獨「香港墳場」始終冷清，數小時間所遇見的掃墓人士恐怕不足十人。「香港墳場」下的亡者，年度久遠，有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時期戰死或水土不服染疫而逝去的軍人，有鄉歸不得的日籍留港娼妓，他們的親屬大多數皆不在港，而且已相隔數代，恐怕連祖先在香港的最後歸宿也不知在何處，甚至不認識這些遙遠的先人。留下來的，只有這片被人遺忘的寧靜鄉。

墳場內有一定數量的紀念碑，有大有小，記載的事件亦有所不同。在墓碑的背後，亦有着不同的故事。革命烈士楊衢雲的無名碑，何東夫妻之合葬墓，拯救同伴而落水身亡的軍人，甚至太平天國的領袖成員，他們的人生終點都集合在這片小小土地。有幸者，其故事可從墓誌銘或通過親屬流傳下去；不幸者，若無有心人刻

意發掘，大概只會在人們的記憶中永遠消失。墳場中可摸索出人物，亦體現出香港這個城市是何等多元。天主教、新教、東正教墓碑皆有在內（回教、波斯教的墳場亦位於「香港墳場」附近）。從西歐至東歐、中東、美洲、亞洲，皆有人葬身於此地。墳場所埋葬不單是人，還有這城的過去。

人難免一死，留下於塵世的，可能是財富，可能是貢獻，但最珍貴而虛幻的，我相信是回憶吧。回憶轉瞬即逝，墓碑與紀念碑為我們留下了線索，但若不去探索，終究逃不出被遺忘的命運。香港是一座複雜的城市，不同的人、文化、民族、國家、事件等等都曾與此地有所關聯。時人去接觸昔日的故事，多是聽人所言或讀書所學。在此之外，不妨到墳場與亡者來一次「近距離」接觸，去觀察一些被主流世界日漸遺忘之物，可算是對逝者的最大尊重。



大時代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所編撰的，但墓碑就如一本敞開而無人問津的歷史書，等待有心人前來解讀。

「香港墳場」是香港第一個殖民地時期墳場，在1845年起用，早年主要安葬駐港英軍、政府官員及傳教士，這些人士大都為英國屬土出生，已歸化英國、基督徒或歐亞混血兒；經過拉鋸（1909年），又另闢位置給非基督教徒及日本人墓。

丁新豹教授在介紹首個墓碑時，有同學發現本傑明·福克斯海軍上尉（1812-1841年）只在世上經歷短短三十多載，當我們大吃一驚的時候，丁公嘆息三十多歲才仙遊在亂世中已經算活得久了。的確，在接下來的旅程中我們看到大量只有十幾歲的青年士兵墓地，他們當中不少是不適應香港的潮濕天氣而患感冒致死。

這座墳場寧靜而荒涼，四周被樹木包圍，墓碑排列整齊，身處其間感覺到更多的是事過境遷的唏噓，多於恐懼。隨後，丁公陸續介紹了不少第一、二次鴉片戰爭的陣亡英軍、駐港英軍及其家屬、傳教士、開埠初年的港府要員等人的墓碑，丁公仔細地指着墓碑上的刻字，然後緩緩道出人物的生平。坦白說，經過年月風吹雨打後很多石碑上的文字已經被磨平，丁公亦對此損耗之快，感到錯愕與惋惜，「上次來看的時候也沒有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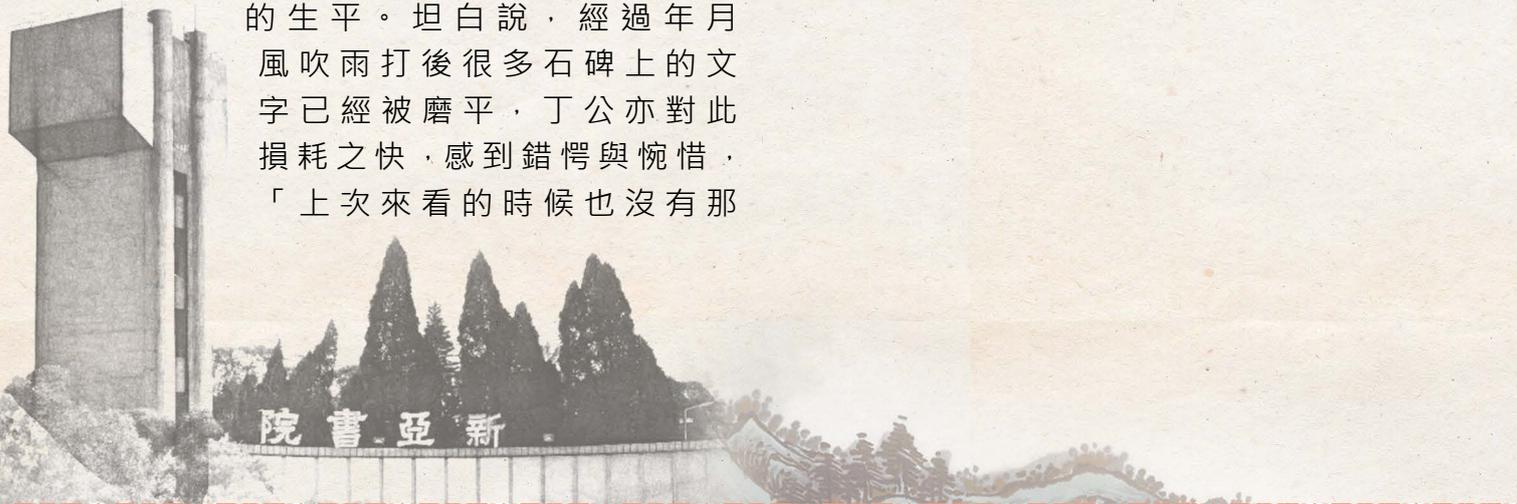
麼磨蝕得嚴重啊！看來再過十年來看墓碑，只能對照以前拍下的相片了。」

我們隨即問丁公，既然這裏保存着與中國近代史息息相關的紀錄，那麼此處的保育工作誰來負責？丁公跟我們說了一個故事：

幾年前一場大雨後，他曾經帶學生團來這裏考察，看見一個將軍墓碑直直地倒下來而無人理會。後來，在對於歷史和先人的尊重下，丁公連同幾位男士一起小心翼翼地扶正墓碑後離去。

墓碑通常寫上人的名字和生卒，為的就是珍而重之地說明一個人的生命重量，也好讓存世者的思念有位安放。但某些墓卻早已殘破不堪，有心人希望着手保育，讓這些墓碑受到應有的尊重，能繼續為歷史作證，惜無從着手。

微風吹動了樹影，吹不動人的生活痕跡。無人打理的墓碑在可見的未來也會繼續損壞下去。但只要有人在乎這段歷史，有人願意紀錄，有人願意承傳，這裏的墳墓，住在這裏的故事就不至於被遺忘，不是嗎？



來到學人計劃最後的一個活動，亦是我期待已久的墳場導賞。我早在初中時就曾經參加了丁新豹教授的講座，講述香港的歷史。年少時對中國和香港歷史認識不深的我，當時只覺得丁教授學識淵博，而且講解生動，一直銘記於心。直至一年級的新亞雙週會上，有幸再次聽到了教授的解說，其中他提及本港的歷史事件之一石硤尾大火，作為居民的我，更是猶如置身在場景之中。

這次導賞也讓我看到香港的另外一面。正如丁教授提到，有別於外國（例如盛行墳場導賞的倫敦和愛丁堡），中國人對墳場一向比較忌諱，總是覺得不吉利，因為可能會把墳場「不乾淨」的東西帶回家。然而，自從我在高中修讀歷史後，對各國歷史，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產生濃厚的興趣，對於平日十分留意歷史的我簡直是如獲珍寶。我從沒想過，原來對近代史影響深遠的人物其實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可惜我們平時往往視而不見。這次導賞更令我意識到保育的重要性，因為很多墓碑日久失修，令當中的歷史亦失去了。假若一座城市只着重發展而忽略保育，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都會隨之失去，猶如一座冷清的空城。其實在導賞之後，我特意再到墳場一趟，證實了市民的墳場禁忌以及保育的重要性。途中，司機對我們的目的地表示錯愕。雖然「香港

墳場」沒有吸引到本地人參觀，然而在之後的途中遇到不少的外國遊客參觀，從而了解香港的歷史——難道我們城市的歷史要由外國人去保育嗎？就如九龍城寨一樣，是本地人極為畏懼的地方，卻是外國學者（尤其是日本學者）的天堂——寨城清拆前，是由他們進行最後的考察。因此，我認為，年輕人很應該了解歷史，無論是國際、中國，甚至是本地的歷史，正如人類學家說：「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過去，才能了解現在，掌握未來。」



四月三日上午，學人一行來到跑馬地「香港墳場」參觀，由丁新豹教授為我們作導覽，同行有林子超先生和黃靄兒校董伉儷。

跑馬地「香港墳場」鬧中取靜，給香港留下了一方沉澱歷史的土地，一個回望近兩百年風雨興替的原點。墓園安謐像一座花園，時間早已拂去多少血淚、遺憾和悲愁，惟餘各式墓碑斑駁林立、草木萋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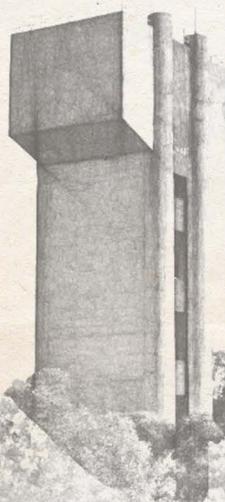
丁公神采奕奕，為我們一路講解墳墓主人的經歷，又旁徵博引介紹了許多歷史文化掌故和墓碑保育、遷移的曲折經過。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座高聳的折口圓柱形碑，為紀念「西比爾號」死難的21名官兵而立，造型設計象徵生命的戛然而止。而相對照下，戰爭和動盪年代還有多少無名無姓的遇難者，甚至沒有葬身之所，也不會被記住。陽光、樹影下靜謐的墓園愈發引人遐思——或許時間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

這座墳場安息着許多當年時潮中的中外風雲人物。其中興中會創始會長、國民革命志士楊衢雲先生的「身後」命運讓人唏噓。香港興中會為「孫派」、「楊派」合併而成，楊原為輔仁文社第一屆會長，較孫中山有資歷，被擁為興中會第一任會長，

但漸為會內孫派所不服。他本人在惠州起義事敗後留在香港，不幸遭清廷特務暗殺；而民國創立後，後來官員為借孫中山之口樹立權威，難免透過貶低其他主要革命領導者，突出孫的功績。故而楊對革命的貢獻、與孫中山的衝突和人心向背均鮮為人所知。這讓人不禁慨嘆，人死了仍可作為牟取政治權勢的手段，而正因此，歷史總難免由勝利者寫就。

一個個或長或短、或風光或傳奇或沉重的生命故事，勾勒出一部中國與西方文明交匯的壯闊近代史。而香港，作為政治與軍事衝突的要衝、華洋雜居以「異質」為常態的社會、宗教傳播與文化交匯的活躍基地，則是這段歷史焦點的創造者和見證者。香港人的身分正是由這段特殊的歷史和香港特殊的地位、它帶給這塊土地上人的命運所塑造，不理解過去，就很難真正理解今天。

短短半天時間所學倉促，丁公又向我們介紹了兩本詳細講述「香港墳場」歷史和其中人物身世的書籍，我期待好好研讀，增廣歷史與文化宗教知識的同時，從另一個角度走近香港。



今朝吾軀歸故土 他朝君體也相同

在今次的活動中，丁新豹教授帶領我們一眾學員到跑馬地參觀「香港墳場」。「香港墳場」，如同香港社會中人群的多元，基督徒、東正教徒、鴉片戰爭中陣亡或水土不服的英人、在英國殖民時期服務的華人、侵華的日人、由中西亞而來的波斯人，甚至歐洲的荷蘭人作為永居長睡之地。在華人社會當中，「死者為大」的想法或已深入華人腦海之中，故香港回歸中國多年以來，一直沒有太多人注意到這些墳場內的裝飾。即使在這個非常政治化的社會之中，仍然留有一點空間，沒有以不同的藉口來清除那些在現時看來非常不「政治正確」的雕刻，讓我們這些好文化的後學可以參觀這些墳墓，了解到他們何以葬於此地。

人生在世數十年，多的也只是百餘年。在匆匆歲月裏，我們或可選擇得過且過，待光陰轉眼之間逝去，靜待人生終站，長眠於無名黃土之下。在我擔任學人這一年，香港亦經歷了不容易的一年，疫情的影響令不少人感到壓抑。在參觀墳場後，適學業上的緣故，曾經與數位新亞歷史系的教授講師有過一番深入的交談，當時我問了一個問題：強如何啟爵士，身為一個接受西方教育的華人，接受當時新式教育，亦能被英國人封爵，卻活了五十多年就死了。百年以後，墳上

也只是一堆青草，疏於打理，碑刻模糊不清，那麼我現在的努力，擔任所謂學人與否又有何用？他們不約而同都有相似的答案：「強如何啟這般人，亦需要努力為當世民眾的幸福打拼，為中國國勢、香港醫療及教育等付出，那麼你便應知道，面對未知，躺平是沒有意義的。」

生與死兩字，看似有點矛盾，因為生者當然不能形容為死者，但生者終有一天會變成死者；兩者都不能改變，由出生開始，較有幸的或有雍容華貴的服飾、擁有別人的服侍優待，但終有一天亦需走到人生的終點。所以，人生而無法平等，但死卻可平等，由看到及看懂上文的對聯開始，我們已經無法逃離宿命。

在撰文此刻，我收到了前校長余英時教授離去的消息，悲慟不已，均因我一直夢想在中大念書之時，可以新亞歷史系學生的身分到美國向他進行一次訪問求教，他卻於睡夢中安祥離去，極為可惜，但卻令我反思到，余教授身為學兄、亦為師長，在人世間盡了其本份，為中國文化、歷史、思想貢獻，糅合中西學術，不單研究中國，亦推廣中國文化之獨特性。中國傳統有三不朽之說：「立德、立功、立言」。余教授可謂此言之最佳例子，後輩資質未敢相比較，但先生做人、做學問之態度，希望我能夠以此作為標竿，循着他的步伐而努力前進，在人世間作出貢獻，無憾此生！



存在與歷史

「香港墳場」座落於跑馬地，是個在城裏鬧中取靜的清幽之地，此處亦安放着有關香港的一段段數不清的往事。丁新豹教授當日所帶領的導賞令人印象深刻，其中特別提到了香港這座城市與辛亥革命的歷史淵源，讓我對過去的這段歷史有了更多反思。

丁公向我們介紹到興中會創會會長楊衢雲先生時，眼前所見的是一塊無名碑，意外的是此處並不顯得冷清，有不少的花束環繞在周圍。而籌辦了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的丁公亦希望我們留意這位在轟轟烈烈的革命中不大出眾的小人物。

辛亥革命當時在香港展開行動，輔仁文社就是香港首個革命團體以及中國最早的議政新學學會，亦有說法是其為興中會的前身，而其創辦人正是楊衢雲。他們在當時針對時局腐敗提出新的改革前景，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基石。直到1895年孫中山、楊衢雲等人在中環史丹頓街建立興中會，正式在香港形成革命的據點。不諳近代史的我對「楊衢雲」這個名字感到有些陌生，歷史上辛亥革命的這一頁「孫中山」的光輝顯然令這些歷史中的「小人物」變得黯淡了。正如近年來歷史學家對於香港

在革命歷史節點上發揮作用的重新設想，讓我反思這些小人物、這座小城豐富的過去與歷史價值。

那麼我們又應如何看待歷史？比起還原辛亥革命的歷史細節，墳場的所見更多的是一種對往日的溫習。而我想引用本地戲劇人白耀燦先生的一句話回答「革命洪流中的無名英雄也有自己的位置、角色所發揮的作用，都值得代入當今的社會事件反省」。故回顧歷史的視角應帶有同情的思量，因為今人所觀看的「歷史」，對當時的歷史行動者而言，仍是不可知的未來。

此次的導賞增加了我對歷史及其作為一門學科之價值的認識，即歷史並非等待發現的宏大真相，它既是「與今人已經隔了時間、空間、心裏三重距離的過去」，也是過去所有歷史參與者之個人生命的總和。

全年計劃回顧及感言



寄天國一封信

親愛的：

時光荏苒，世事難料，這就一年了。悄悄跟你說，其實，我還未能相信今年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就此畫上句號；還未能相信我竟這麼幸運被選中成為青年學人；還未能相信曾經對中華文化嗤之以鼻的我如今竟立志要推廣此文化。你現在，想必是在客家土樓，吃着梅菜扣肉，欣賞着你帶我第一次看的藝術品——清明上河圖吧，守望着我在一年的小事大事吧！回憶起來，收到書院通知我入選的消息，都算是那艱難時刻中，我們家最高興的時候，我是想告訴你的，只可惜我一直害羞着、尷尬着，最後我講不了，最後你也聽不了。

斜陽已落，逝者已矣，但靈燈雖滅，餘煙仍未散。我就想，這年來的經歷，不如在此因緣際會下與你——分享？

感激青年學人計劃，讓我對傳統中華文化有了更完整的視野。儘管今年天公不作美，社會事件和疫情接着來，很多活動都未能如常舉辦，但這無損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學習和傳承。我們得以從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等範疇的權威學者學習，與他們一起欣賞中華文化之美。另外，不

同學術專業的學員更會互相交流，彼此之間以文會友，從不同角度探討中國文化如何在各學科中融通合一，集大而成就起一場生命的學問。之後，眾學員更親自設計了一連串弘揚中國文化的活動，在大學校園裏與同學猜燈謎、介紹中國古天文、共讀元宵詩詞、一起製作燈籠，為同學帶來中華文化當中有趣的面向。這就概括了我這年的經歷了。相信你若看到，定會替我高興呢！

還記得嗎？你告訴我中大有櫻花，很美。我特意找找。但我不需要找，因為花其實一直都在，在我宿舍知行樓，每天上上落落都不見花的蹤影，也許花朵早已植入我心間，也許我太忙，不曾為意這是最美的風景。南來到港的櫻花，落在這中西匯聚的土地，移植者果然是別有一番觸覺，日出時作一縷陽光映照花心，粉嫩紅潤的，是亞洲的新希望。合一亭景致，雨下晴明總相宜。宜亭，總是有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之新亞情。

說到宜亭，原來長洲有一亭恰好叫宜亭，由越南華僑商人蔡念因為其愛妻張紉詩所建，亭柱刻着一副由張所提的對聯：「一水抱山朝日月，萬松激響動風沙。」這裏載着一套情愛小品，叫日月風沙也為之感動，回憶起樊善標教授向我們介紹這詩人的故事，一個商人提起筆來，步入文化世界，為情留詩，那種痴情，那處遠離

都市的小島，確是現今亂流裏的世外桃源。

離開長洲，樊教授與我們回歸中大，回到2013年3月21日的中大，重返《二十世紀中大的日子》的世界，看看師長、職員、和同學在那歲月靜好的一日。新亞櫻花依然美。當時的山城？就是山城的感覺，各有各生活：老師上課、為學生傳道授業；職員又有自己的工作、為同學舉辦活動；大學生趕回校上八半課、思考問題、反思讀聖賢書所謂何事、放學後在不同路上尋找自我。馬料水上的一座城，城內一條百萬大道，大道上有一百萬塊磚，磚有着不同的顏色、發放着獨有的光芒、有着同頻的呼吸，從水塔望下來，萬象合一，閃耀出和暖日出的生命力，人文精神，就如此醞釀於空氣之中。

我們跟丁公到跑馬地墳場，了解這班長眠此地的先人的故事，探索香港與眾人的關係、與歷史的關係。他們生在過去，今日，只是安息於地，但他們每一個的某些特質，其實暗暗植根在我們身上，成為了社會的文化。想到這裏，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由內到外的修煉便格外重要，因為它就是現實的描寫。我們向前人學習，了解古人的話語，便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世界常變，語言讀音亦然，今音古音有不同，縱然字體相同，句中一個音的平仄錯，

就使人看不懂。與古人交談時話言不通，就是何文匯教授最擔心的事，畢竟言語是源於聲音的。

向古尋根，我開始看到了櫻花的根部，但離我仍有段距離。想着櫻花，我們在雲起軒跟徐沛之博士畫國畫，又寫了幾筆字。從徐博士的墨寶看出，他駕馭這項傳統藝術的純熟，則如他說，「如用筷子般自然」，使中華文化的特式融入於外，更回歸現世，讓當下我們切身的議題活現紙上。以《新亞學規》第二十條的說法，就是讓日常生活、課業學業、內心修養打成一片，合而為一，真誠地讓中華文化所育成的內心表現於外，言行間都散發着「新亞精神」。

從可遊的傳統中國藝術走出來，回到現在，我開始感受到何謂「人之尊，心之靈」，靈根自植，心花也萌了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否成一家之言，我就愧不敢當，但能否讓人心不古的社會重現中華文化之德，我們一於將這千斤擔子兩肩挑，盡力而為吧！

最後，我真的很高興報了名參加新亞青年學人計劃，讓我認識到不同的學人，從他們身上學習，經歷了不同的生命。因為認識，所以了解；因為了解，所以有情——心繫中華文化的新亞情。

珍重！珍重！



為期一年的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終於圓滿落幕。回想這一年，安排得密密麻麻的工作坊、僅此一次的考察、費盡心血舉辦的元宵活動、偶爾在雲起軒進餐談天的歡聚時光，所有回憶一一湧上心頭。這是難以忘懷的一年，亦是深感遺憾的一年。

最初選擇參加新亞學人計劃，是因為計劃包括兩次本地考察，以及一次外地考察。我對導賞、考察等活動有着無限興趣，只要時間合適，任何事情也不能阻止我參加，於是馬上報名參加了學人計劃。我對學人計劃的考察團感興趣一事，不但體現在我的報名表格中，還體現在我面試後詢問的問題上。當時，我根本不清楚學人計劃的全部詳情，不知道學人要合力舉辦一個文化活動，不知道活動結束後可以獲得獎學金，對工作坊的看法亦只是「反正我對中國文化不抗拒，又有我挺有興趣的文、史工作坊，參加這個計劃又何妨？」。結果，考察活動只有一次，反而工作坊及文化活動，才是我在這個計劃中印象最深、獲益最多的活動。

先說我的報名初心。丁新豹教授帶領的墳場導賞活動讓我對香港開埠初年的墳場建設歷史有所了解，對鴉片戰爭的歷史有新認識，又重溫了一次楊衢雲、何啟等長眠於此的

名人的事蹟。可惜的是，台灣考察團固然無法成行，連黃大仙祠的本地考察團亦告取消，本以為會作最後一個活動的大館導賞亦無法成行，此為學人計劃中最遺憾的地方。

由九月開始，幾乎每個月都有不同的工作坊，其中二月至三月的時間表更是排得滿滿的，有兩個星期都要連續兩天參與工作坊，但現在回想起來，得益依然大於疲憊感。黃浩潮校董的中國歷史研究工作坊，讓我重溫歷史研究的基本步驟，感受考證的趣味；吳啟超博士的中國哲學分享會，令我從學說、理論以外的角度了解佛教，體會佛像和佛寺的魅力；樊善標教授的兩場讀書會，主題截然不同，第一次讀書會令我認識張紉詩這位傳奇女詩人，對她的詩作略增了解，第二次讀書會則讓我了解數年前中大人的故事，亦令我對這種結集各人對某地方的回憶或故事的書籍產生興趣；許暉林教授的兩場讀書會，則完美示範了他在課堂上強調的提出問題，逐層分析，最終找出答案的論文寫作方法；徐沛之博士的中國書法分享工作坊，令我了解徐博士作為書畫家的創作歷程，並讓我有機會拾起毛筆寫揮春，雖然字體不算美觀，但我多年未有練習書法，結果亦不算失禮；王海清校友的社交禮儀工作坊講述了不少中西方對禮儀的見解，但我印象最深

刻的，還是中方禮儀的片段，結束吃飯的時間要與長輩相同等禮儀，我真的聞所未聞，這次工作坊實在使我大開眼界，甚至在一星期後的工作坊聚餐時，我仍將這些禮儀銘記在心，學以致用；何文匯教授的中文平仄及對聯工作坊，則讓我重新學習如何分辨平仄，更首次嘗試創作對聯，雖然我創作的下句不盡如人意，但亦是一次難得的經歷。

在考察團和工作坊中，我扮演的角色只是參加者，但在元宵活動中，我卻是主辦者。這個活動由十二月開始討論，直到二月完結，每個人都投放了大量心力。我負責的活動是元宵詩詞分享，我選擇這個活動並不是因為我在詩詞方面有極深厚的造詣，只是因為這個活動無人認投，遲看訊息的我只有這個選項。雖然負責這個活動並非我所願，不過提出這個活動的同學特意跟我傾談活動詳情，並非負責這個活動的同學願意襄助，書院同事百忙之中抽空替我搜尋相關資料，得到他們的鼎力相助，令我不得不付出一百二十分的努力。最終，元宵詩詞分享活動順利舉行，雖然我作為主持，既無法令話題自然過渡，又差點忘記進行問答環節，但樊教授講述的元宵景象、古時元宵趣事，以及嘉賓主持準備的元宵小知識，令分享活動富有趣味，其他學人亦紛紛表示讚賞。

一年的時光倏忽而逝，這一年疫情反反覆覆，很多活動被迫取消，不少幸能舉行的活動則要改為線上進行，亦無機會擔任書院活動主持，令我的新亞學人之旅大打折扣。不過，瑕不掩瑜，我在這個計劃中收獲甚豐，感謝各位教授，為我們準備了豐富的內容，令我在這一年獲益良多。



本屆學人是幸與不幸之間的一屆，疫情下大部分活動仍成功舉辦，不少甚至採用實體方式，與上屆相比，深感萬幸，可惜台灣考察團、茶道工作坊及參觀大館等始終未能如期舉行，實屬可惜。正因深明於疫情下進行活動殊不容易，每逢活動皆相當投入，亦會反思自身的幸運。「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新亞校歌此句也許能描述本屆的其中一面。

最初報名參加學人計劃，一方面是因中學的一位老師乃往屆學人，得知我入讀新亞後向我大力推介，另一方面自身對中國文化本已具興趣，望可藉本計劃拓展知識及眼光，但最終所得的收穫，遠超本身預期。「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計劃中的各項活動，並非生搬硬套地把書本上的內容放在工作坊或讀書會其中，講者們將其自身知識加以融會，儘量使我們易於理解，帶領我們思考。歷史研究的背後意義；中國哲學蘊含的人生態度；明清文學中所見的愛情與社會反思；本地文學的價值以至與中大的關係，書法與國畫之旨趣；平仄、對聯與粵語的緊密連繫；社交禮儀與反思為人處世。此諸等等，除因本科關係而具有些許微不足道的歷史知識外，其他範疇對我而言，皆是新世界，部分看似

與日常生活有一定距離，但與作人的態度卻密不可分。若問我會否成為一位明清文學專家、藝術家、對聯大師等，相信機會微乎其微，但我深信計劃所學的絕不會白白消逝，而是融入我日後作人處世的思想態度之中。

計劃中另一重要得着，必須數上從中所識之益友。本屆學人中歷史系及中文系出身者佔多數，另外幾位則分別來自社科院、工商管理學院及工程學院。自問自身的中國文化底子並不深厚，得以入選學人計劃實在榮幸，回想當時收到入選通知，既意外亦興奮。然而計劃正式開始後，確實會因根底不足而遇上困難，故於每次活動前，除講者提供的資料外，亦會額外做資料搜集，但要深切理解講者之言，始終有賴其他學員對我的幫助及事後的討論，特別是每次活動完結後互相分享意見和觀點，往往令我對所學內容有另一番體會及認識，尤其是來自其他學院之友人，背景有別下，產生的反思亦時常有異於我，補充自身在主修科目以外知識匱乏所造成的缺陷。「理想的通材，必有他自己的專長，只想學得一專長的，必不能具備有通識的希望」，《新亞學規》此句正正點出了我過分集中於主修科目的弱點，感激各位學員之協力相助，推動我克服了此難題。

本屆學人計劃得以在疫情困擾下成功進行，提供了一個重要平台予我

拓寬自身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進一步就自己人生處世進行反思。相當感激計劃中的各位導師百忙中抽空講授。本屆計劃雖則只有十位學員，但與計劃相關的人物，我深信遠超於十人。黃浩潮校董之歷史研究工作坊，離不開錢穆先生、嚴耕望先生，以至歷史上各位史家之貢獻；吳啟超博士的哲學分享會，有賴昔日哲人之思考，甚至連分享會上提及之銅像的鑄造工匠，亦造就了當日之分享內容；許暉林教授之讀書會，離不開明清作家乃至整個明清社會；徐沛之博士兩次工作坊，亦和歷代之書法和國畫家有所相連；何文匯教授的平仄、對聯工作坊亦同樣道理；丁公的墳場導賞，描繪了無數墓下人的故事；王海清校友之社交禮儀工作坊，背後更是承載了東西方數十代人在禮儀的演化。當然，亦有往屆學員的參與及推廣，以及書院職員的種種幫忙，此外尚有許多未能盡錄者。今日所學之知識，所作之反思，建基於無數代人之貢獻、付出、傳承。「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相信正是學人計劃以至新亞書院的核心教育理念，由衷感激與學人計劃有所關連的所有人，亦望自身可如眾先賢般，做到橫渠四句之理想。



時光荏苒，一轉眼一年過去了，這一年收穫了許多，有學識，有友情，有反思。這一年十分不平凡，一年來我們基本只能通過網課學習，計劃裏的很多活動和工作坊因疫情等種種原因，有近半是採用線上形式進行，連我們籌備的一系列元宵活動也只能改為線上舉行。或許我們應該慶幸有一部分的分享會是能線下舉辦，但依舊是有不捨，有可惜，有遺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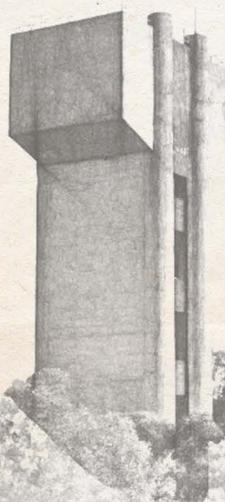
有幸加入青年學人計劃，現在想來更多是運氣的成分加持才能成為學員，起初是有朋友曾參加過這個計劃而對計劃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態報名了，何等榮幸能順利加入，方方面面我都是初學者，即使是一年過去了，自認為「學人」二字還是不敢當，只能說是與眾新亞學子一起學習，一起探索，一起進步。

從中國歷史，哲學宗教，明代小說，現代作品，粵語音韻，到書法國畫，都是由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帶領着我們步步深入解讀。每次的讀書會或是分享會都會給我帶來新的思路，因為自己之前的閱讀題材比較單一，而這些新的視角於我而言宛如是那篇章、那本書新的打開方式，在老師們完整補充了作者們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經歷，再去讀一遍某章某段的文字，會別有一番體會，配上夥伴們的個人想法，這些互動都為讀後感

增加了不少層次。與夥伴們產生的共鳴，又更添一分樂趣。平仄對聯工作坊在腦海中就像是昨天舉行一樣，還記得每位同學都試着找自己名字的聲調的場景，如陽平、陰平等，當時的我們就像是牙牙學語的幼童，雖然我們幾乎天天用粵語，但每個單字的陰陽聲韻，都沒有深究，大概除了中學的幾節中文課曾提過，之後就鮮有耳聞了。在工作坊裏，除廣東話以外，何文匯教授也對比了南方和北方話，我們一面感嘆用粵語讀詩詞的便利，一面不禁反思語言對創作的影響。

至於藝術工作坊，我們整個學習氛圍都是歡聲笑語的，即使像是沒有怎麼鑽研的我也不會有很大壓力，能與夥伴們從握筆沾墨開始，一起看，一起模仿，一起提問，乃至最後一起創作，加上徐沛之博士的鼓勵，我們更隨心所欲地尋找靈感，也有小夥伴雖沒有完成絕美的畫作，但創作的架勢、落筆的姿勢大師感十足，吸引了一眾目光，至少在提筆時這一幕就在眼前一般。還有許許多多的場景未能一一敘述，這段時光裏，學與樂是並存的。

總括而言，計劃中包含了文史哲藝的各類學習機會，很開心能與這群可愛的夥伴們一起向上，雖然部分實地考察的活動未能如期舉行，但相信下屆學人們所得一定更勝一籌，第八屆學人這場劇的落幕是期待着你們更閃耀的登場。最後，非常感謝書院給予我們這個寶貴的平台，收穫不一樣的文化視角。感恩，感激，感謝！



說起我與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相遇，首先要感謝大一時語言學導論的助教，同時也是往屆新亞青年學人的李謙諾先生，非常感謝他令我得知計劃的存在，並在我申請時為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坦白而言，在我遞交完申請並參與面試之後，並沒想過最終被錄取。因此，當我收到錄取通知時，感到自己的能力和愛好都被完整地接納，也讓我更有信心去面對和提升自我。

當我回想計劃本身，便發覺即便受2019至2020年間種種因素影響，我仍然收穫了許多在我人生中堪稱寶貴的知識、智慧與經驗，進而從一個初入大學的稚嫩新生，成長為一個思考與行為都更加成熟深刻的人。

首先，在為人處世方面，有王海清校友的社交禮儀工作坊教我實踐之道，掌握與他人之間相處的不同禮節，以及禮節在各種文化根基下的差異。同時，也有吳啟超博士的中國哲學分享會，從抽離的哲理角度和我們討論佛教藝術與「空」的奧義，領悟「活在當下」、「看山仍是山」的生活態度。

其次則是知識方面，計劃中的各項以中國文化為題，包括文史哲三個面向的種種活動，無論於廣義的中國文化研究而言，還是於我所專注的中國語言及文學而言，在幫助我裨補知

識上闕漏的同時，又開拓了這些「過分熟悉的」事物的新視野，例如黃浩潮校董對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介紹，讓我對史學的研究方法有了清晰的認知，同時又讓我暢想是否可以將之應用於文學史的範疇。何文匯教授的平仄及對聯工作坊，則令我這個非粵語母語者輕鬆掌握了粵語的聲律，更學會如何欣賞對聯。而樊善標教授和許暉林教授主持的多節讀書會，則通過介紹香港的舊詩、「一日」的文學紀錄與明清小說的特色，引發了我對文學性質的思考——這些都是在平日課堂裏鮮有機會接觸的內容，惟它們對我的啟發，絕不少於課堂所學。

再者，即使不少活動只能在線上舉行甚至取消，當初最期待的台灣考察團也遺憾推遲，但仍有不少體驗為我帶來了驚喜。徐沛之博士的國畫工作坊與書法分享會，讓我們暢快地書寫作畫，感受藝術創作的魅力，而由丁新豹教授帶領的墳場導賞，則帶給我新奇的體悟——平日我們甚少談論和直面死亡，惟身處墳場當中，有機會在墓碑前談論和緬懷逝者的一生，反而令我對於生命之存在的實質價值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悟。

在這次計劃中認識的同伴，以及與他們一同學習，一同合作，一同組織活動的經歷也讓我十分難忘。從社交媒體群組中進行「頭腦風暴」，到按照各人特長分工合作，再到進行宣



傳工作和實際舉辦活動，整個活動籌辦過程是如此順暢與充實，這一切都離不開所有學人的專業能力和合作默契。同時，還要感謝為初次籌備活動的我們盡心盡力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工作態度和技巧讓我頗有得着。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成功籌辦了一系列內容豐富到足以涵蓋中國古代文學、科學與傳統文化的中國文化推廣活動。

最後，再次感謝新亞書院以及支持學人計劃籌辦的各位人士，令我有機會收穫如此寶貴的經驗與回憶，也希望作為新亞的一份子、以中國文化為志向的我，能夠鼓舞自己成為更深刻的人，並在未來將這份寶貴的心得傳遞給更多人。



從一年級起申請新亞宿舍，一住便是四年，每天在這裏生活與社交，在不經不覺間早與這空間產生連結，把新亞當成自己另一個家。雖然從一年級上新亞中文莊開始背誦《新亞學規》，但到了三年級學期依舊對《新亞學規》第一條：「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霧裏看花，似懂非懂，於是在最後一個休學年還是毅然申請新亞學人，不僅是想再一次確實地透過人與人的連結加強對書院的歸屬感，更是欲求尋求答案。

感謝書院給予機會及職員的安排，新亞學人的活動多姿多彩，讓我們得以參與各類型的中華文化活動，開闊眼界，但對我個人來說，這一年來最大的收穫是與師長、同學接觸，從他們身上看見「新亞精神」。

在學人的活動中，不論是讀書會、墳場導賞、平仄對聯工作坊、哲學分享會、歷史分享會、書法國畫班、禮儀班等活動，到場的師長都是業內大名鼎鼎的人士，但他們位位深藏若虛，不僅對論及自己所屬專業的話題見解獨到，更能對其他領域也能分享真知灼見，而且對我們一眾晚輩十分親切友好，還經常主動關心我們的生活狀況。我們經常打趣說：學長們都有一陣氣息，只要經過和他們相處，我們都能感受到新亞精神。

到底甚麼是新亞精神呢？眾說紛紜。但《新亞學規》一共二十四條，無一條不與「求學與作人」無關。學規提到「課程學分是死的，分裂的；師長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應該轉移自己目光，不要儘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學人計劃給予參加者機會，接觸不同性格和專長的師長，從中我們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位師長之所以在所屬行業贏得一席位從來不是僥倖，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深耕細作下從自己個性的稟賦中發展成事業，最後完成偉大的人格。聽起來很虛無是嗎？我一年前也有這個想法，幸好在我畢業之前親身領受了師長的言傳身教，而解開了謎題。你也想知道甚麼是新亞精神嗎？這是一個神秘而私密的體驗過程，但將會一生受用，來報名參加下一年的學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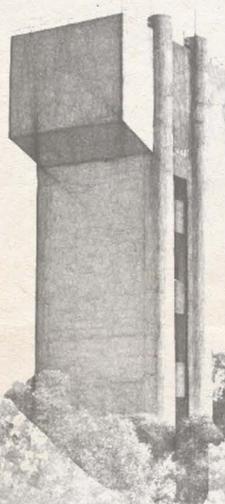
珍重，珍重。



整個計劃裏我絕對是獲益良多。我們絕對是一屆十分特別的新亞學人，正因遇上疫情，整個計劃裏部分活動取消了，亦有部分活動變成網上進行，與老師和同學的交流更加困難，幸好在下學期可以與同學面對面的交流。對我而言，比起知識方面的收穫，令我更加高興的是能夠遇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整個計劃最懷念的回憶就是與一眾學人一起為我們自己籌備的活動而拼搏的時候，這亦是我更加認識各位學人的機會。

我也非常榮幸能夠在這個計劃裏學到從未學過的知識，以及從未知道自己有興趣了解的議題，例如平仄。在參加這個計劃之前，我未有察覺自己對於平仄如此缺乏了解。另外，由丁新豹教授帶領的墳場導賞，令我了解到香港這座城市的歷史，因而更加了解現在的香港。這個計劃的幾個工作坊令我反思了很多不同的課題，思想上的衝擊令我學會從不同角度分析和思考這些議題，了解到別人不同的觀點。而且，這些新角度和觀點使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自己，從而更深層次地了解自己。正如前文提到，從歷史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反觀自己，更加激發了我對有關議題的興趣，例如在導賞之後，我跟身邊的朋友一起分享經驗，並以另一種敬畏

的角度遊走於墳場，達到計劃一開始希望學人們推廣中國文化的目的。這項活動亦啟發我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興趣，令我更積極深究相關議題。這個計劃能對我們學人有如此巨大的影響，除了各位教授和校友的支持及指導，當然也要感謝在背後勞苦功高，默默籌備整個計劃的新亞同仁。實在有賴上述各位的鼎力支持和指導，整個計劃才能在如此具挑戰性的時代順利完成，讓我們一眾新亞學人像幼苗一樣，吸收知識，然後茁壯成長。



欣得同道，意猶未盡

初識學人計劃，最吸引我的莫過於文化考察和文史哲主題的工作坊。我自中學起對古典文學產生濃厚興趣，進大學後又較粗淺地接觸了一些中國思想史，亦受新亞傳統的薰陶打開了理解儒家思想的新視角。因此，很希望加入這個計劃，獲得與香港的老師、同伴交流的機會，瞭解中國文化更豐富多元的面向。

學人面試時林子超先生的提問令我印象深刻。林先生見我對古詩詞感興趣，便給出兩聯詩問我更同意哪句，分別是：「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聯想到以文寓志的傳統下中國多少士人的命運浮沉，我不禁會心一笑，退而再思，卻隱隱感到一絲沉重和悲壯。狂傲也好、自嘲也罷，文氣抑揚或因時遇性情，卻同樣道出一個真正的學人、一個真誠的思想者註定「不合時宜」的命運。一段觀照和省思的距離，未必為時人理解，終需時間的沉澱顯出價值——這是立文字者的無奈，卻也是立文字者的希望所在。在「全民媒體」的今日，這種無奈和希望均是無法想象的——或者仍在吧！面試後，我想了很多，且隱隱覺得自己會入選，更添對後續活動的期待。

一年的時間，我們有幸與不同領

域的師長、校友近距離互動；一起策劃舉辦了元宵系列活動、遊賞本地歷史名蹟，同伴間漸漸熟悉。惟因疫情，部分工作坊改為線上，文化考察、新亞學術講座等活動無法開展，成了我們共同的遺憾。但也正因如此，我更加感激學人計劃的負責同事不辭辛苦，盡力為我們創造寶貴的體驗；導師們則無保留地分享所知，主動與我們交談互動、活躍氣氛。

學人計劃的活動涉及面很廣，從書法國畫到聲韻平仄，從歷史研究法、佛學入門的理論思辯到墳場導賞中感受歷史時空在面前展開，從古典小說、現代詩別具視角的賞析到日常實用的人情禮儀，讓我擴增不少知識。惟憾前期功課不足，與導師和同伴們未及就每次的專題充分探討。而更重要的是，與諸位導師的接觸中我得以欣賞一個個具體的人格——各異的性情、志業、思考方式，卻都是那樣鮮活可愛。我由此對《新亞學規》中「不要儘注意一門門的課程，應該先注意一個個的師長」的箴誡加深了體會。

收穫尤豐的，是結識了一群真誠相對的夥伴，合作和交往充滿樂趣，也促我不斷反思，完善自己。元宵系列活動中，我和 Terence 搭檔，負責「中國古天文有偈傾」活動，邀請中大物理系湯兆昇博士在輕鬆問答中講解中國古代的天文知識，並與西方



的「近代科學範式」進行比較探討。其實早在「線上頭腦風暴」時，因尚未與大家熟悉、外加廣東話不熟練，我並不很主動，也隱隱擔心後續的合作自己會「搞不清狀況」。整個團隊分工的溝通開始時並不順暢，多虧 Jasmine 主動擔當，擬定了初步分工名單供大家商討調整。受同伴的影響，我也堅定地接下了湯博士這項「任務」，並邀請對天文興趣濃厚的 Terence 合作。

搭檔的積極主動和樂天的性格很快消解了我的顧慮，我們分頭蒐集背景資料稍作功課後，逐步確定主題和形式、設計具體流程、邀請嘉賓和撰寫文宣。因為整個活動由我們自己構想，工作的展開並非一帆風順。我們時而需要回到「原點」，反覆商量彼此想法和期望的差異，再權衡找到共識。效率不總是最高，但對比中學時以執行為主的學生會工作，我感到愉快而有成功感，且事先的整體規劃仍讓我們不失從容。從開始的思慮過重、斟酌字句，到主動承擔幕後規劃協調的工作，整體把握對談的邏輯走向、設計更有思想性的話題，並在與嘉賓的討論中清晰闡述自己的想法，我看到更加主動的自己。是次活動規模不大，我卻得到一個寶貴的經驗——合作可以化解看似複雜的事

情，面對難題不必自己先背上心理負擔，保持及時的溝通可以使工作進行得輕鬆而有效率。另外，我期待自己在組織與溝通方面更加周慮穩重。

有幸識得同道人，希望我們的友誼能夠長存，也希望來年有機會和往屆、新屆的學人交流，傳承先人志、重敘新亞情。

一年光陰瞬間已過，尤記得當初申請新亞學人的念頭，乃是我在選書院次序時已經萌芽……

當刻我希望進入新亞，基本上由未排書院次序，到宣佈結果的那一刻，我都在瀏覽書院網頁，早已知道這個學人計劃。當時卻來了個反高潮，我被派至崇基，雖說崇基多獎學金多交流機會，交通亦方便，但我卻鍾情「手空空、無一物」的新亞，喜歡辦學先賢的理念，亦愛上了這裏的氣氛。我翻了整個網頁，查出誰可以幫忙轉書院，我向崇基詢問，亦致電新亞。當時崇基的輔導長問道：「好好的為甚麼要轉書院呢？」我答道：「我之前在另一所大學曾修讀歷史課程，就是希望在學術上有更多經歷，追求自己的夢想，所以才轉讀中大。」如果能夠進入新亞，我希望享受那裏的文風，繼先賢之步伐貢獻。

聽過別人說，轉書院是很難的，網上更說要一大堆理由才能成事，但我認為只要不放棄，總會找到方法、找到賞識你的人來助你一把的。「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我覺得自己第一天已經開始體現這種精神了。

申請學人的面試要求自我介紹，當時我坐在書院的會議室，透過ZOOM向眾人談及自己的理念，背後的牆上正好掛着諸位前院長的相片。我當時看着這畫面，不禁說了一

句，我希望江山代有才人出，若我能夠入選，雖不能領風騷數百年，但希望以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這畫面，不單是跟網上會議的教授們立志，而是跟諸位院長先賢決志。最後在芸芸學生之中成功獲選，要感謝書院給予我難得的機會。

在這學年期間，與以往學人計劃的形式雖然不同，包括未能到內地或台灣進行考察，亦有工作坊、參觀因疫情取消或延期，但這些障礙沒有令我們學人的感情變差，我們討論佛家哲理，分享在外國的所見所聞，自己未來的發展路向，在這些多姿多采的故事當中，思考人生百態。幸運的是，我們幾位學人，雖然目標不盡相同，有的或是希望學習貢獻、有的希望多與本地生交流、有的希望多參與課外活動，獲得不一樣的學習體驗。這些想法讓我們最後聚首一堂，在短短的一年裏、在網上授課的一年間，增進不少感情，亦在大家的身上學習到不同學科的思考方式。我想，我們的表現，或可跟「中文大學」的「中文」兩字相配吧！學校不專精中文學科，但希望能夠將中國文化融入不同學科當中，因此念物理的同學會談天文、亦會談天文相關的中國詩詞，遙追古仁人、騷人的心路歷程；有人會談俄國與中國的近代文學，與之比較欣賞分析，談天說地；有人會談到中國的社會特性，以個人經歷與同學們分享



香港中西文化合璧的獨特優勢；有人會選擇到不同國家遊歷學習，分享在唐人街的所見所聞。所有中大學生，或許都具備這種洞察世事的能力，對某些人和事充滿熱情，但有時受制於生活壓力，被迫暫時放下對生活和學術的追求。我希望更多同學有緣看到這篇文章，可以靜下心來，思考自己現在所做的是否與自己的夢想契合。

這個計劃讓我結識了一班有趣的同學、樂於助人的書院同事，亦在一眾導師身上學習做人、做學問。我希望更多同學參與這項有意義的計劃。第八屆的同學，假若他朝事業有成，希望我們可以像諸位先生今天般，為後學新進之士在學術、資金上出心出力，讓更多同學享受不一樣的學術經歷，思考人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花果飄零，靈根自植

參加新亞青年學人面試的那一天，因有降雨，回望山下是一片煙雨瀟瀟。那時，書院雙週會上一位講者的那句「新亞應該是中大能望得最遠的地方」又迴響在我的耳畔，堅定了我走出「舒適圈」的念頭。故而能有幸和一眾青年學人一起結隊前行，領略了這一年來廣博、豐富的盛景。

首先，要感謝新亞書院、導師們以及書院職員對此計劃的重視與幫助，在艱難的疫情下仍大力支持計劃，成功開展了許多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豐富精彩的活動。在過去一年參加的大大小小的工作坊中，我們得以與一眾深耕於不同領域並有所成就的前輩傾談、交流，實令我獲益匪淺。在活動的交流過程中，眾多講者如歷史系校友黃浩潮校董、哲學系的吳啟超博士、何文匯教授、中文系的樊善標教授及許暉林教授、藝術系校友徐沛之博士、經濟系校友王海清先生以及歷史系的丁新豹教授等人，無一不令我感受到他們獨有的生命姿采。是故，學人們不只是從話語與知識中拓闊視野，更是從一個個多元的、豐富的人格中來形塑自己的生命體驗，完成自己的成長。誠如《新亞學規》所言：「你須透過師長，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者，你須透過每一學程來接觸人類文化史上許多偉大的學業與事業。」

而從哲學系轉系至中文系的我，對哲學與中文相關之活動亦別有一番體會。過去我在修讀吳啟超博士的哲學系課程時已經了解到，他作為一個中國哲學研究者以外，對於種種藝術形式的興趣與欣賞；而在此次哲學分享會上，更讓我領略了他對佛教精神與藝術的認識。吳博士由淺入深地從佛教藝術形式表現的親和性與包容性、佛教傳入中國的譯經活動的啟示，談到中國文化對佛教救贖精神的接受與發揮，令我在哲學義理之外，更反思了佛教作為植根於中國文化一部分的現實意義。

在樊善標教授主講的《中國的一日》及《中大的一日》讀書會上，則讓我同時作為歷史觀看者與歷史行動者，去認識身為一個中大學生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所能把握的事物與力量。樊教授總是很有耐心地聆聽學人們對於文章的感受，並在我們流露出對受疫情影響的生活的沮喪時予以關懷。聽完樊教授分享的種種中大生活細節，都令人感動於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仍有無數人努力生存的軌跡，也提醒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探索更多為存在賦予意義的可能性。

是故，我想用一句《新亞學規》來總結完成了這一年計劃的感受：「一個活的完整的人，應該具有多方面的知識，但多方面的知識，不能成為一個活的完整的人。你須在尋求知識中



來完成你自己的人格，你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來專為知識而求知識。」

創校先賢之一唐君毅先生以「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形容南來香港後，在此地保存中國文化精神的使命。這或許並非一種宏大的目標，更多的是對於個人情感生命的期許，因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始終需要落在個人的生命中。所以我仍期待着，我們這一代和未來的歷史行動者們在將來所匯聚而成的歷史軌跡。雖然我們不捨香港的未來，在未來將被寫作「歷史」，但此時此刻，它會是由無數歷史主體創造的真實人生。

最後，我衷心感謝新亞書院對青年學人計劃的大力支持，令計劃能順利開展，也讓我能在疫情單調的學業生活外得以向各位師長學習，且結識到一幫來自不同學系的可愛同學，並合力籌辦新亞青年學人的年度活動。這是我一開始參加計劃時所期待的，位處中大最高處的新亞，更要反思自我的渺小與作為一個存在主體的可能性，並與志同道合的朋友結隊同行，不忘新亞書院的精神與使命，去詮釋中國文化的新價值。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查詢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高級書院發展主任 葉穎華女士
電話： 3943-1619
傳真： 2603-5418
電郵： amyyp@cuhk.edu.hk
網站： www.na.cuhk.edu.hk

